民國叢書

第三編

·56·

文學類

中國民歌研究　胡懷琛著

謎語研究　陳光堯編

說書小史　陳汝衡著

大鼓研究　趙景深著

彈詞小說評考　阿英著

彈詞考證　趙景深著

上海書店

彈詞考證

趙景深著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五月再版

國學小叢書
彈詞考證 一冊
(81043)

每册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趙景深

主編兼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王永[illegible])

(五三七上)

序

在寫完大鼓研究以後，接着又寫這本彈詞考證，算是對於南北彈詞都淺嘗了一臠。北方的大鼓是斷片的故事，略近短篇小說；而南方的彈詞則是整個的，略近長篇小說。彈詞自不及大鼓雄壯，但細膩則過之；珍珠塔贈塔要說個把月已成爲盡人皆知的美談。唯其細膩，故其技巧多有爲小說作家所不及者；說書人更就原著從而煊染之，就更使得彈詞華采紛披美不勝收了。

彈詞約可分爲文詞與唱詞兩類。文詞即案頭的讀物，所謂 "of the woman, by the woman, and for the woman" 者，如天雨花、安邦定國志、再生緣、玉釧緣之類。此類書多「表」（即第三人稱的說白）而少「白」，（即第一人稱扮角色的說白，與戲劇同）與唱詞多「白」而少「表」者不同；至唱句則爲七字句或攢十字（三三四），與唱詞無異。關於此類文詞的作者，作品及其考證，譚正璧兄的中國文學史和中國女性文學史已經說得很多，我可以不必再說了。

但唱詞方面，即現今各書場和無線電播音處所彈唱的所謂「小書」，（只說不彈的武俠故

事如三國、英烈、金臺之類稱爲大書）我卻以爲錢靜方小說叢考、蔣瑞藻小說考證所引，尙欠精詳。謹不揣譾陋，對於最流行的白蛇傳和三笑姻緣詳作考證；兼及珍珠塔、倭袍傳、雙珠鳳和玉蜻蜓，並於雙珠鳳中附論描金鳳。掛陋及錯誤之處當屬難免，敬乞明達指教。

我之能寫成這本小書，實由於丁穀音先生囑我編彈詞選（商務版，首列序文萬餘言，詳論彈詞的起源、分類、體製、書錄等）而引起興趣的。年來對此道時有涉獵，日久便已成帙。同時振鐸、阿英兩兄給我借書的方便，使我有機會看到許多珍本祕籍，對於通俗文學能略盡一點心力——都應該深深感謝。

二十六年六月，趙景深。

目次

彈詞考證

第一章　白蛇傳

一

白蛇傳與三笑姻緣同爲最著名的彈詞，但三笑姻緣的本事可以找到許多筆記上的記載，（詳見下章）白蛇傳卻不容易找到。只有徐逢吉的清波小志（一）引小窗日記云：

「宋時法師鉢貯白蛇，覆於雷峯塔下。」

並無詳細的記載。俞樾的小繁露（二）也提到這一條：

（一）清波小志卷下頁十三，武林掌故叢編本。

（二）曲園雜纂本。

「徐逢吉清波小志引小窗日記云云……此所引小窗日記未知何人所作。」

其實小窗日記乃小窗自紀之誤。方成培雷峯塔傳奇（一）自序有云：

「雷峯塔……事散見吳從兄小窗自紀西湖志等書，好事者從而摭拾之。」

西湖志或錢塘縣志（二）上的話也極簡單：

「雷峯塔相傳鎮青魚白蛇之妖，父老子弟轉相告也。嘉靖時塔煙搏羊角而上，便謂兩妖吐毒；迫視之，聚蠓耳。傳奇定妄。」

此下便敍流福溝的鼈、金沙灘的三足蟾、龍舌嘴的猴以及滿覺衖的蟒，洪昇註陸次雲的湖壖雜記（三）便是引錢塘縣志的。

白蛇傳敍青白蛇爲法海和尚所收，因此便有人以爲這是闡揚佛教的。謝與堯便寫過一篇白

（一）雷峯塔，四教堂本，四卷，每面七行，每行十五字。鄭振鐸藏。

（二）錢塘縣志，萬歷三十七年修，光緒十九年重刻，外紀頁二三。

（三）湖壖雜記，古今說部叢書第六集本頁八，中國圖書公司和記版。

蛇傳與佛教，(一)以未見原文爲憾。錢靜方白蛇傳彈詞考(二)云：

「予嘗思之，此書決爲釋教中人所作。蓋大叢林之僧徒，多有粗通文字者。或者湖上寺僧，見西湖舊有白蛇之說，因卽附會其事，編成此書，以見佛法無邊，愚人耳目。不然，書中敍白娘娘之妖術，何但能勝茅山之道，而不能敵金山之僧耶！此中蓋自有故焉。」

我則以爲不一定是闡揚佛教，恐怕還是匯合儒釋道三教的，所以馬如飛的開篇白蛇傳(三)末句有云：

「三教圓圓恨始消。」

中國人的思想一向就是中庸的、調和的，因此西遊記裏同時有如來佛，又有玉皇大帝，並不認爲衝

(一)謝興堯文，刊二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北平晨報學園，文學論文索引三編引。此外還有景的白蛇傳本事考，秦女凌雲的白蛇傳考證，惜均未見爲憾。據北平圖書館戲曲音樂展覽會目錄所載，馬駿著有白蛇傳索隱，亦未能見到。

(二)小說叢考面九二，商務版。

(三)馬如飛先生南詞小引初集卷下頁四一，木版，每面八行，每行十七字。阿英藏。

究。不過，白蛇傳雖非專關佛教；其來自印度，卻有可信之處。本來有一派研究故事就說過，一切故事起源於印度，(一)又何況是蛇的故事，怎能使人不疑心出自蛇之國呢！但我偏查佛本生故事，(二)只敍到男蛇或蛇王 Nāgas 或 Muchalinda，不曾提起女蛇。寒齋所藏內典幾等於零，連普通的法苑珠林都不曾備；這一點只有請精通內典的諸君來補充了。大約這白蛇傳故事是從印度來的，另外印度又把這故事傳到希臘，以致英國濟慈(John Keats)有根據希臘神話而寫的七百行長的敍事詩呂美亞(Lamia)。(三)此詩末有跋文云：

「非羅斯特拉突斯(Philostratus)的第四書阿坡羅尼阿斯傳(De Vita Apollonius)有個類此的例，我必須說明一下。有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李雪斯(Menippus Lycius)赴山乞里斯(Cenchreas)與可林士(Corinth)途遇一個幻化的美婦，拉着他的手把他帶到她的

(一)拙編童話概要第三章童話的來源班費的印度來源說，北新版。

(二)Rhys David：Buddhist Birth-Stories (Jataka Tales) 傅燕長譯。

(三)The Poems of John Keats pp. 133—150 (Everyman's Library)。

家裏。她家卽在可林士的城外，她對他說，她是仙子，如果他與她如膠似漆地要好，他就可以聽她歌唱，與她玩耍，喝人間所永遠喝不到的酒，沒有人敢干涉他；像她這樣漂亮的女人，願意與他「同日而死。」這個青年是個哲人，從容而有思慮，稍抑他自己的熱情，與她要好，滿足了他的欲望，雖然不一定是戀愛，他終於娶了她；在結婚的那一天，在許多賓客之中來了阿坡羅尼阿斯，他忖度了一會，證明她是蛇，卽「呂美亞。」她一切的傢具，如荷馬所述的坦塔魯斯(Tantalus)的金子一樣，並非物質，只是幻象。她被窺破，她哭了，希望阿坡羅尼阿斯不要說，但他不爲所動，因此她、金銀器、房屋和一切屋內的物件，一會兒都消滅了。幾萬人都看見這事情，因爲這是在希臘中部發生的。」

這故事中的李霽斯就是許仙，呂美亞就是白蛇娘娘或白雲仙姬或白素貞，阿坡羅尼阿斯就是法海和尙。田漢的女與蛇（二）說阿坡羅尼阿斯。

「曾由波斯旅行，到過印度國境，恐怕這段故事也和西遊記一樣，是由印度古代的文獻裏產

（二）銀色的夢，面一〇，良友圖書公司版。

生的。因此一方傳入希臘，經後世英國詩人的才筆化；一方傳入中國，而成白蛇傳。」

的確，呂美亞與白蛇傳相似之點極多。呂美亞的金銀器、房屋和什物都是假的，白蛇娘娘的元寶、汗巾、檀香之類也都是盜來的；呂美亞哭，希望阿坡羅尼阿斯不要說她是蛇，白蛇也幾次哀求法海和尙。再有呂美亞最怕阿坡羅尼阿斯，時加引避：

"With any pleasure on me, do not bid
Old Apollonius—from him keep me hid."

「一切都讓我喜歡，別招惹
那老頭兒阿坡羅尼阿斯——我避着他。」

這是呂美亞對李霄斯的叮囑。白蛇娘娘也屢次叮囑許仙不要與法海和尙來往：(一)

「一件，不要去方丈內去；二件，不要與和尙說話；三件，去了就回。」(白娘子永鎭雷峯塔)

凡此諸點，都是相似之處。由此足以證明呂美亞與白蛇傳確是同系的故事了。

(一)世界文庫第一年第九册面三九七八，生活版。

二

我國最早的白蛇傳故事，該是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鎮雷峯塔，也許這一篇原爲宋人話本，那末該是南宋的產物了。證據有二：

其一是諸書著錄。如明田汝成叔禾的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一）云：

「杭州男女瞽者，多學琵琶，唱古今小說平話，以覓衣食，謂之「陶眞」，大抵說宋時事，蓋汴京遺俗也。……若紅蓮、柳翠、濟顛、雷峯塔、雙魚扇墜等記，皆杭州異事，或近世所擬作者也。」

但這些故事，決非近世的擬作，因爲古今小說（二）綠天館主人序裏已經明說雙魚扇墜之類是南宋內庭供奉說話人的底本了：

「南宋供奉局有說話人。泥馬倦勤，以太上享天下之養。仁壽（三）清暇，喜閱話本，於是內璫羣

（一）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頁一八，武林掌故叢編本。　（二）古今小說，明泰昌天啓間天許齋精刊本。

（三）孫楷第三言二拍源流考（國立北平圖書館館刊五卷二號）云「疑當作德壽，高宗內禪後居德壽宮。」

廣求先代奇蹟及閭里新聞，倩人敷演進御，以怡天顏，然一覽輒置，卒多浮沈內庭。其傳佈民間者，什不一二耳。然如甌江樓、雙魚墜記等類，又皆鄙俚淺薄，齒牙弗馨焉。」

雙魚墜記既是南宋話本，與雙魚墜記並稱的下列各種該也是南宋話本吧：

紅蓮　清平山堂話本五戒禪師私紅蓮記

柳翠　古今小說卷二十九月明和尚度柳翠（一）

濟顛　紅倩難濟顛，寶文堂目子雜類著錄（二）

雷峯塔　警世通言卷二十八白娘子永鎮雷峯塔

甌江樓　清平山堂話本柳耆卿詩酒甌江樓記

雙魚墜記也有熊龍峯的刊本孔淑芳雙魚扇墜傳和寶文堂目所著錄的孔淑芳記。（三）

（一）鹽谷溫中國文學概論講話孫俍工譯本面五四九，開明版。

（二）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面一二一引，北平圖書館版。

（三）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面一〇四引。

其二是橋巷實有。白娘子永鎮雷峯塔裏所說的坊巷、橋道、宮觀大都實有，與宋人的著作相合。今對照平話原文與施諤的淳祐臨安志、（一）周密的武林舊事（二）以及吳自牧的夢粱錄（三）如下：

白娘子永鎮雷峯塔	參證宋人著述
紹興年間，杭州臨安府過軍橋	淳祐臨安志卷七頁七橋梁城內大河小堰門裏有過軍橋；又頁十五城北右廂神勇舖有過軍橋。夢粱錄卷七頁一大河橋道：「合同場前曰過軍橋。」
那生藥店開在官巷口。	淳祐臨安志卷七頁二坊巷「壽安坊官巷」
過井亭橋	淳祐臨安志卷七頁十一西河：「井亭橋」
行石函橋，過放生碑。	武林舊事卷五頁十三葛嶺路：「石函橋、放生亭。」

（一）淳祐臨安志，光緖七年錢塘丁氏校刊本。

（二）武林舊事，筆記小說大觀第四輯本文明書局版。

（三）夢粱錄，筆記小說大觀第四輯本。

過西寧橋、孤山路、四聖觀。	武林舊事卷五頁八、九孤山路：「西陵橋、孤山、四聖延祥觀。」
離了岸，摇近豐樂樓來。	武林舊事卷五頁一湖山勝槩南山路：「豐樂樓。」又卷六頁二酒樓：「豐樂樓。」 淳祐臨安志卷六頁七樓觀：「豐樂樓」
這傘是清湖八字橋老實舒家做的。	淳祐臨安志卷七頁十：「八字橋轉四入清湖橋。」
到後市街巷口	同上，頁二左一北廂：「後市街。」
對門乃是秀王府牆	同上，頁十二：「黑橋秀王府解庫前。」

相同之處，如此之多，無怪乎孫楷第要說：「則亦有所承受，不盡出時人揑造」了。並且，「三班殿直確是宋朝武職，」（一）而文字又「古樸可觀，」（二）即算不是南宋話本，該也是時期較早的話本吧。

在這話本裏，還沒有「盜草」和「水鬬」的部分；並且，把白娘娘也形容得不大好，時常說出妖怪的話來。但白蛇傳大體的輪廓已經鉤成。爲說明便利起見，現在鉤勒這話本的情節大要如下：

（一）宋紹興年間，邵太尉處管錢糧者李仁，有妻弟許宣，清明赴寺燒香，遇雨趁舟歸。白娘子

（一）以上二語均見三言二拍源流考。

（二）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頁一一八。

與婢青青搭船，因相識。宣借傘與之，己則冒雨回。

（二）明日午後，宣以討傘爲名，往箭橋訪白娘子；次日又往，白因自薦，願爲其妻，並贈銀一錠。

（三）李仁見銀，知爲邵太尉失竊物，乃出首。臨安府尹派差人捉許宣，又往捉白娘子及青青，均遁去，僅留銀四十九錠，均邵物，無缺。宣被判遣戍蘇州。李薦赴王主人家中。

（四）白青尋至蘇州，成婚。

（五）宣遊承天寺，終南山道士贈符，不驗。白赴寺將道士懸在空中，道士羞慚而遁。

（六）宣欲觀浴佛，白飾以頭巾及扇墜，詎知此乃周將仕典庫中物，因爲公人所捕。李又爲之出脫，因再戍鎮江。李復爲介李克用生藥鋪。

（七）宣在鎮江藥鋪中，甚精細，趙張二主管嫉之。

（八）白又蹤至，宣乃遷出與白同居。

（九）白往謁李之內眷，李驚其美，於己之壽誕日，邀白來。白登東，李於門縫張之，見白蛇，乃卻走。

(一〇)宣自開藥鋪，和尚募緣，宣捨降香。

(一一)宣赴金山寺，法海追之。白青以舟來接宣，法海叱之，青白翻舟，入水而去。

(一二)宣遇赦回杭，白青又來，宣求離，白恐嚇之。

(一三)戴先生捉蛇無功。

(一四)宣赴淨慈寺訪法海求救，適未至，宣欲投河自盡；適法海來，抱持之，與以鉢。

(一五)宣持鉢罩白頂，白爲所收。青青亦現形爲青魚。法海置二物於盂內，鎮於雷峯塔下，並留偈云：『西湖水乾，江潮不起，雷峯塔倒，白蛇出世。』

這就是白蛇傳最初的型式，比較簡單。陸次雲湖壖雜記云：

『俗傳湖中有青魚白蛇之妖，建塔相鎮，大士囑之曰「塔倒湖乾，方許出世。」』

這兩句話倒與法海之偈相似，但說話的人卻已變成大士（觀音？）了。許是陸次雲的誤記吧？跋文洪昇提到白娘子永鎮雷峯塔，或者陸所謂『俗傳』也是指這小說的吧。

在筆記小說中，很少有與白蛇傳極相似的。只有清錢泳的履園叢話裏的蛇妻（一）最相似。但

此書有道光五年孫原湘序，已是很遲的作品了：

「湖州歸安縣菱湖鎮某姓者，以賣碗爲業。納一妻甚美；而持家勤儉，異於常人。一日，謂其夫曰：『我見子作此生涯，飢寒如舊，非計也。子如信吾言，自有利益。』其夫聽之，遂棄舊業，買賣負販，一如妻言。不及十年，遂至大富。生二子，俱聰慧，延師上學。惟每年端午輒病，而拒人入房，其夫不覺也。長子方九歲，偶至母所，見大青蛇蟠結於牀。遂驚叫反走，回視則母也。因告於師。師故村學究，以禍福之說聳動其夫。夫妻已知之，遂謾罵曰：『吾家家事，何與先生！』是夕忽不見。乾隆初年事。」

說破的人不是和尙，而是先生；蛇未被收，而忽不見：這兩點都是與呂美亞更爲近似的。蛇有子，也許影響了俗本雷峯塔的改作，恰巧這傳說是乾隆的，而俗本雷峯塔也是在乾隆時代改編的；家業興旺，也許影響了中篇小說雷峯塔和後來的彈詞義妖傳：這兩點都是平話中所沒有而由後人添上去的。

（一）履園叢話卷十六頁四，筆記小說大觀第三輯本。

還有一篇較近似的，是雙魚扇墜的故事。但看西湖遊覽志餘以紅蓮與柳翠連舉，又以雷峯塔與雙魚扇墜連舉，便知這兩對都是相近似的故事。況且，白娘子永鎮雷峯塔中不是也提到許宣在蘇州手中拿着珊瑚扇墜麽？西湖遊覽志餘裏有這雙魚扇墜（一）故事的述略：

「弘治間，旬宣街有少年子徐景春者，春日遊湖山。至斷橋時，日追暮矣。路逢一美人與一小鬟同行。景春悅之，前揖而問曰：「娘子何故至此？」答曰：「妾頃與親戚同遊玉泉，士子雜遝，遂失羣，惘惘索途耳。」景春曰：「娘子貴宅何所？」答曰：「湖墅宦族孔氏二姐也。」景春遂送之以往。及門，強景春入曰：「家無至親，郎君不棄，暫寄一宿何如？」景春大喜，遂入宿焉，備極繾綣，以雙魚扇墜爲贈。明日，鄰人張世傑者，見景春臥冢間，扶之歸。其父訪之，乃孔氏女淑芳之墓也。告於官發之，其祟絕焉。」

這頗似許宣與白娘子初會的情景。

記錄故事的淵藪是太平廣記和情史。宋李昉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六到四百五十九這四卷

（一）西湖遊覽志餘卷二十六頁十五，亦卽最末一篇。

蛇類中只能勉強擧出一篇李黃，(一)李黃遇見一個『白衣之姝，綽約有絕代之色。李子求問，侍者曰：「娘子孀居。」』到了她的家裏，又『見靑服老女郎，立於庭相見，曰：「白衣之姨也。」』李住了四天方歸，『命被而寢。』他對妻子說：『「吾不起矣。」口雖語，但覺被底身漸消盡。揭被而視，空注水而已，唯有頭存。』「白衣之姝」和「靑服老女郎」是白娘子和靑靑的前身麽？李黃篇把她們寫得極可怕，簡直是吸血的妖怪；平話所寫雖較好，但也不免是吃人的妖怪，不十分有情感，與西山一窟鬼、碾玉觀音、志誠張主管、洛陽三怪記之類同是「煙粉靈怪」相連的故事。(二)

馮夢龍的情史卷二十一情妖類也只能看見蟒精和白魚怪。(三)蟒精敍『芮不疑從父掃墓，路遇靑衣小鬟，持簡邀之。頃引至一宅……內一美麗婦人出迎。』他住了十天方回。後來屈道人『以針貫小符於杪，藏諸合中，』把蟒精即美麗婦人治死，這個合也許與鉢盂有一點關係吧。白蛇精敍

(一)太平廣記卷四百五十八，掃葉山房石印本。

(二)拙編中國文學史新編面一八五，北新版。

(三)情史卷二十一頁九又頁十，民國元年上海書局石印本。

「胥江颶風驟起，舟覆船溺，死及七八十人。」也許這給予「水漫金山寺」有一點啓示。

蔣瑞藻花朝生筆記所引鈕琇觚賸(一)僅何淑眞與白素貞相似，許二與許小乙相近而已，無甚關係，故不繁引。梁章鉅的浪跡續談雷峯塔(二)條，也只是重述錢塘縣志的話，因此也不去引牠。

比警世通言更早的當爲清平山堂話本(三)中的西湖三塔記，但與白蛇傳故事相類處極少。所可說的，只是二者都是杭州的事情，二者女妖都是蛇怪，事情的開端都發生在清明佳節。此外都不同了。妖怪迷人以後，便結果了他，再換新人，很是殘酷：

「只見一人向前道：「娘娘，今日新人到此，可換舊人。」婦人道：「也是。快安排來與宣贊作按酒。只見兩個力士捉一個後生，去了巾帶，解開頭髮，縛在將軍柱上。面前一個銀盆，一把尖刀。霎時間把刀破開肚皮，取出心肝，呈上娘娘。」

(一)小說考證面二四七至二四八。

(二)浪跡續談面一一至一二，新文化書社筆記小說叢書本。

(三)清平山堂話本，覆明嘉靖洪楩刻本，民國十八年古今小品書籍印行會版。

這三怪後爲奚眞人所獲，鎭於三個石塔之下，許是現在的「三潭印月」吧？這「三怪」是什麼呢？「卯奴變成了烏雞，婆子是個獺，白衣娘子是條白蛇。」大約後來黑風大王、靑靑、白素貞便是三怪的後身了。鎭在塔下的三怪，逐漸變成二怪（白蛇和靑蛇）再變爲一怪（白蛇），最後，連這一怪也放出來，讓牠昇天了。

西湖三塔記和李黃都把蛇精寫得很可怕，白娘子永鎭雷峯塔雖然只是恐嚇，但那是可以成爲事實的，倘若法海禪師不救許宣的話：

「白娘子圓睜怪眼道：「我如今實對你說。若聽我言語，喜喜歡歡，萬事皆休。若生外心，教你滿城皆爲血水，人人手攀洪浪，腳踏渾波，皆死於非命。」」(一)

「白娘子叫許仙道：「你好大膽，又叫什麼捉蛇的來！你若和我好意，佛眼相看；若不好時，帶累一城百姓受苦，都死於非命！」」(二)

(一)世界文庫第九册面三九七九。
(二)世界文庫第九册面三九八一。

古吳墨浪子所輯的西湖佳話（一）卷十五雷峯怪蹟便是直抄警世通言而稍加增改的。他把白娘子寫得更可以親近一些，上文所引的兩次恐嚇的話是完全刪掉了。不合理的部分也改得更爲合理。許宣雖爲色所迷理性當不至全失，潛形與盜扇怎能不啓他的疑心呢？墨浪子便添加了下面的兩小節：

『許宣道：「差人來捉時，明明見你坐在牀上，爲何響了一聲，就不見了？豈不是個妖怪？」白娘子笑道「那一聲響，是靑靑用毛竹片刷板壁弄怪嚇衆人。衆人認做怪，大家呆了半晌，故奴家往牀後遁去。」』

『周將仕道：「扇子或有相同，明明是屈了許宣。」』

遇赦詩也刪去了。此本以後，就一直沒有遇赦的情節，都說是法海將許宣以神力送到杭州的，有的說是持燈穿山洞，有的說是閉着眼睛駕雲。

白娘子永鎭雷峯塔給予日本文學影響頗不小，奚疑齋主人譯文拱就譯過，收在小說粹言第

（一）西湖佳話，石印小字本。

十篇裏，惜未刊。（一）上田秋成也據此題材寫過雨月物語。（二）十時梅厓所譯的通俗西湖佳話（三）裏許也有雷峯怪蹟的譯文吧？

三

白娘子永鎮雷峯塔傳到清初，改編傳奇，情節便增加了許多。但雷峯塔傳奇的本身也有三次變遷。

第一個創作者是黃圖珌，（四）他的本子就是看山閣本，也就是最早的雷峯塔傳奇。（五）作者

（一）中國文學概論講話頁五三四至五三八。石崎又造謂為澤田一齋譯。見日本書誌學。

（二）銀色的夢面一〇。雨月物語並譯收魚服記、俞伯牙摔琴謝知音等。

（三）文化二年名古屋刊本，書誌學中石崎又造文引之。

（四）作者的考訂，詳見杜穎陶的雷峯塔傳奇的作者，劇學月刊四卷八期。

（五）看山閣本雷峯塔，鄭振鐸藏，前曾展覽於戲曲音樂文獻研究會。

是雍正時人。他的本子裏並沒有白蛇產狀元的故事，這在他的賞音人曲小敍(一)裏說得很明白；他對於別人妄增產子等情節是極爲不滿的；可見他的原本更近於警世通言，因爲通言中也沒有產子的情節。賞音人序云：

「余作雷峯塔傳奇，凡三十二齣，自慈音至塔圓。乃已方脫稿，伶人卽堅請以搬演之，遂有好事者續白娘生子得第一節，落戲場之窠臼，悅觀聽之耳目，盛行吳、越，直達燕、趙。嗟乎！戲場非狀元不團圓，世之常情；偶一效而爲之，我亦未能免俗，獨於此劇斷不可者。維何？白娘，妖蛇也，生子而入衣冠之列，將置己身於何地耶！我謂觀者必避其蕪穢之氣，不期一時酒社歌壇，纏頭增價，實有所不可解也！昔關漢卿續西廂記，草橋驚夢後之諸劇，以爲狗尾續貂；余雖未敢以王實甫自居，在續雷峯塔者，猶東村捧心，不知自形其醜也！」

大家喜歡看白蛇生狀元，大家同情於白娘娘，於是，白娘娘的地位就逐漸擡高，變成一個有情感的可愛的人。黃圖珌雖欲謾罵，仍把牠當作「妖蛇，」亦已不可得，這「狗尾」已經盛行於吳、越、燕、趙

(一)見看山閣集。

了。

據杜穎陶的推測，「盜草、水鬬或係原本所有；至於斷橋一折，恐怕十有八九是後來續入的。」我頗相信這話。黃圖珌之所以要加入盜草、水鬬，也無非爲了讓武生武旦有點戲做，落了傳奇中必有打仗的老套而已。

續狗尾的大約是陳嘉言父女。杜穎陶說：「梨園抄本的雷峯塔傳奇，曾見過十餘部。但每部齣數多寡，均不相同。若合成一本而去其重複，可得六十餘齣；較原作之三十二齣，已超出一倍左右。」傳惜華的綴玉軒藏曲志(一)提到雍、乾鈔本，許是陳嘉言父女的本子了。據云：「此本凡四十齣。上卷十八齣，下卷二十二齣。」並推定此本較早於方成培本。惜無齣目，僅知：「第六借傘、第七盜庫、第九贈銀、第二十求草、第二十九水鬬、第三十斷橋六齣，梨園昔時均爲盛演之劇。」我們現今所能看到的最易得的曲譜，恐怕也只有這幾齣。例如崑曲大全(二)所收者爲遊湖、借傘、盜庫、贈銀，六

(一)綴玉軒藏曲志，非賣品，計收二十四種罕見的傳奇的提要。

(二)崑曲大全第四集第六册，世界版。

也曲譜(一)所收者爲燒香、水鬭、斷橋、合鉢。

這幾齣戲的確很盛行。最早如乾隆五十九年的消寒新詠(二)卽已著錄：

「李福齡

「集秀揚部貼旦，安慶人，又名金官，比芙蓉鷓鴣。

少華山、拷火、檢柴、戲叔、學堂、打餅、斷機、陣產、水鬭、斷橋、思春、撲蝶、連廂。」

此外同治十年的菊部羣英(三)記載可就多了。但已與京戲相混，故此處不敍，當俟後述。

最後是方成培的改本。這書的齣目如下：

卷一　開宗　付鉢　出山　上塚　收靑　舟遇　訂盟　避吳　設邸　獲贓

卷二　遠訪　開行　夜話　贈符　逐道　端陽　求草

(一)六也曲譜利集第二册，榮氏三樂堂張怡庵編，校經山房版。

(二)張次溪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續編本，北平爛漫胡同東莞館版。

(三)張次溪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本。

卷三　療驚　虎阜　審配　再訪　樓誘　化香　謁禪　水鬬

卷四　斷橋　腹婚　重謁　煉塔　歸眞　塔敍　祭塔　捷婚　佛圓

斷橋以下各齣，大半當非黃圖珌本所有。俗本既有十餘種，方氏果據何種改作，也不能斷定。幸而有作者的自序和海棠巢客的跋文，可以略窺原作的面目。自序有云：

「求草、煉塔、祭塔等折，皆點竄終篇，僅存其目。中間芟去八齣。夜話及首尾兩折與集唐、下場詩，悉余所增入者。」

海棠巢客跋文云：

「舊本或以韋馱尊者演說家門，大失體裁。」(一)

「若舊本公然呈首後來又覿顏受封殊不可爲訓；匪獨兩番刺配，文法合掌堪嫌矣。此折前舊有出差一折，删之。」(二)

(一)綴玉軒藏曲志：「其第一齣開場，末色扮韋馱。」

(二)卷一頁四五第八齣避吳評。這樣一改，李仁不曾出首，便算許宣自己避吳了。

「增此一齣，足見人方寸間蔽錮雖深，而本體之明未嘗盡爽，清夜中自有此一番情景。洵是西樓、錯夢得意之筆。」(一)

「此折前，舊本有盜巾、飾巾、出差三齣，俱删之。」(二)

「此折前原有審問一齣，亦從删。」(三)

「舊本許生恬然受鉢而去，太覺忍心。稍一轉移，情理俱盡。」(四)

「舊有剪髮描容一折，贅甚，亟删之。」(五)

從上引各節和序文看來，知道删去了出差、盜巾、飾巾、出差、審問、剪髮描容六折，但序云删去八折，尚

(一)卷二頁二七第十三齣夜話評。此點可見方氏的迂腐。

(二)卷三頁十一第十九齣虎阜評。

(三)卷三頁十五，第二十齣審叱評。

(四)卷四頁二十，第二十八齣重謁評。這樣一改，便由二謁諦來執行合鉢的刑罰了。

(五)卷四頁三二，第三十齣歸眞評。

少兩折。目內無盜庫、盜銀，當同盜巾、飾巾例，把這兩折也删去了，恰好删去八折之數。

此劇能夠轟動大江南北，當由於曾經御覽之故，因爲這戲是編給乾隆皇帝下江南時看的。方成培自序云：

「歲辛卯朝廷璇闈之慶，普天同忭，淮商得以恭襄盛典；大學士大中丞高公晉銀台李公，令商人於祝嘏新劇外，開演斯劇，祗候承應。」

徐珂清稗類鈔則云：

「南巡時須衍新劇，乃延名流數十輩，使撰雷峯塔傳奇。然又恐伶人之不習也，即用舊曲腔拍，以取唱衍之便利。若歌者偶忘曲文，亦可因依舊曲，含混歌之，不至與笛板相迕。當御舟開行時，二舟前道，戲臺即架於二舟之上，向御舟演唱，高宗輒顧而樂之。」

後來這雷峯塔傳奇又影響皮黃戲。皮黃戲中水鬭(一)仍因襲崑戲，詞句幾完全相同。白蛇傳(二)

(一)水漫金山寺，戲考第三十三册，大東版。

(二)白蛇傳一名盜仙草，一名雄黃陣，戲考第二十三册。

雙斷橋(一)和白狀元祭塔(二)則用皮黃，京戲僅此四折而已。

皮黃戲當係因襲傳奇而來，看白蛇傳卽盜仙草一劇可知。大錯云：

「按義妖傳中並無雄黃陣一事。……鶴則本係蛇之尅物，故白氏大爲所困，險至傷命。方在萬分危急之時，幸仙翁駕臨，方得救醒。……戲中因欲插入雄黃陣一段，故不得不先令白氏佔勝矣。」

不知皮黃是根據雷峯塔傳奇的，並非根據義妖傳彈詞，遠較彈詞爲近古。卽方成培的改本也不曾刪去此節：(三)

「(丑)呔，孽畜，還敢胡言！我因念你修煉千年，不肯傷汝。若再遲延，教你性命不保。(旦)鶴童休得無禮。我旣到此，何懼於汝。好好將仙草與我，萬事全休。(丑)若無便怎麽？(旦)管教

(一)雙斷橋，戲考第十册。

(二)白狀元祭塔一名祭塔，平劇戲目彙考頁二六六引，會文堂版戲考亦收之。

(三)雷峯塔第十七齣求草，卷二頁五二至六三。

你師徒每俱不得太平（丑）孽畜好生無理，俺來擒你也。（戰介，丑敗，旦追下）……（末）我遣神將在山前擺一陣，再著白鶴童兒引入傷門。我將嚴前大石一指，變作雄黃山一座，輕輕將此妖壓住，問他敢犯仙山，如此無狀麼？』

鹿雲西和東方朔都打不過白蛇，最後還是末（葉法善）將白蛇擒住的，由壽星說情，仍給她仙草，將她放了。

推想起來，黃圖珌本當與平話極相近。法海禪師作偈四句後，白蛇便永不出世。既然不許蛇生兒子，當然也就沒有人來救蛇娘了。俗本和方成培本最後卻讓白蛇昇了天，但偈語四句卻未删去，變成齊天大聖廟後的旗杆，殊覺矛盾：

『（外）白蛇聽者：雷峯塔倒，西湖水乾，江潮不起，許汝再世。』（一）

京戲白狀元祭塔敍『士林雖身居貴顯，仍不能爲母報復；祇得悵悵而別。』也許是依照黃圖珌的原意，即使兒子中了狀元，母親仍不得出來。

（一）雷峯塔第二十九齣煉塔，卷四，頁二十七。方成培本。

但是，白蛇是逐漸爲人們所憐惜了，魯迅論雷峯塔的倒掉(一)就曾說起他幼時『惟一的願望，就在這雷峯塔的倒掉。』果然塔在民國十三年舊曆甲子九月倒掉了。(二)戲曲與平話的不同，就在於增加了下面的一些情節：

(一)出山　白蛇原住蟠桃園，後赴峨眉山連環洞中修煉，欲往塵凡，其義兄黑風大王加以勸阻，不聽。

(二)收靑　靑靑原佔裘王府，白蛇與之戰，收伏之，遂主婢相稱，同居府中。

(三)端陽　白蛇飲雄黃酒現形，驚死其夫。

(四)求草　白蛇向南極仙翁求仙草，救活其夫。

(五)療驚　因恐許宣生疑，乃以白綾化爲蛇，寸磔之。

(一)墳面一七八，北新版。同書還收有一篇再論雷峯塔的倒掉，他以爲這個題材可以刻連環圖畫，曾示意魏猛克創作。向培良也曾作專文論之。徐志摩志摩的詩（初版線裝本）也有一首詩說到船者大指點雷峯講述白蛇傳故事。

(二)杭州西湖遊覽指南面八七，中華版。

（六）化香　許宣之香係白蛇在商人覆舟時刼來者，因此白蛇又多一罪狀。

（七）水鬬　白蛇乞法海還其夫，法海不從，白蛇乃水漫金山，傷人無數，此又爲罪狀之一。

（八）斷橋　法海囑許宣閉眼，令其回杭，與白蛇相會。時白蛇已有孕。

（九）腹婚　李仁與許宣指腹爲婚。後李仁得女，許宣得男，名爲士麟。

（十）佛圓　士麟祭塔，法海放出白蛇，白蛇與許宣同昇仙界。

道光四年慶昇平班戲目（一）還沒有白蛇傳的京戲。同治十二年菊部羣英（二）恐係京、崑雜揉的：

孔元福（崑旦）　水鬬、斷橋、盜庫（青蛇）頁一

孫彩珠（旦兼崑亂）　水鬬、斷橋（青蛇）頁三

菊秋（崑旦）　祭塔（白蛇）頁六

（一）周明泰道咸以來梨園繫年小錄頁三至五，幾禮居戲曲叢書第二種。

（二）張次溪清代燕都梨園史料第十七種。

芷茵（崑旦） 斷橋（青蛇）頁九

芷湘（崑旦） 遊湖、借傘（青蛇）頁九

曹福壽（崑旦） 遊湖、借傘（白蛇）頁十

來福（崑旦） 斷橋（白蛇）頁十一

長福（崑旦） 水鬪、斷橋、盜庫（白蛇）頁十二

沈芷秋（崑旦） 斷橋（白蛇）頁十三

敬福（青衫） 祭塔（白蛇）頁十六

梅清（崑旦） 遊湖、借傘（白蛇）頁十七

雲仙（青衫） 祭塔（白蛇）頁十九

桂亭（崑生） 遊湖、借傘（許仙）頁二十

桂蟾主人（崑旦） 遊湖、借傘（青蛇）頁二十

李豔儂（青衫） 祭塔（白蛇）頁二十一

玉祥主人（青衫）　祭塔（白蛇）頁二十三

朱蓮芬（旦兼崑亂）　水鬭、斷橋（白蛇）頁二十六

徐小香（小生）　水鬭、斷橋（許仙）頁二十七

少主人如雲（青衫）　祭塔（白蛇）頁二十八

王官（青衫）　祭塔（白蛇）頁二十

將上面所引歸納起來，可知只有祭塔是京戲，其餘遊湖、借傘、盜庫、水鬭、斷橋都是崑戲。

菊臺集秀錄（一）所錄朱蓮芬、桂蟾主人與菊部羣英同，不備舉。新刊鞠臺集秀錄（二）則有：

王麗奎（青衫）　祭塔頁二

張寶蘭（青衫）　祭塔頁二

王瑤卿（青衫）　祭塔頁三

（一）菊臺集秀錄，光緒十二年，張次溪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本。

（二）新刊鞠臺集秀錄，清代燕都梨園史料本。

果香林（青衫）　祭塔頁三

趙蘭芬（崑生）　斷橋頁四

楊韻芳（青衫）　祭塔頁五

玉福兒（崑旦）　遊湖、借傘頁六

陳德林（崑旦）　斷橋頁七

吳彩霞（青衫）　祭塔頁八

余紫雲（青衫）　祭塔頁九

張鐵仙（崑旦兼青衫）　斷橋、祭塔頁九

試再檢都門紀略中之戲曲史料（一）則可得：

道光二十五年　三慶班胖雙秀　祭塔

　　　　　　　春臺班玉蘭　祭塔

（一）都門紀略中之戲曲史料，周明泰編幾禮居戲曲叢書第一種。

同治三年翻刻本　久和班王馬　祭塔
　　　　　　　萬順和班水上漂　斷橋
光緒二年增補本　全勝和班十三旦　斷橋
光緒三十三年新增本　義順和班靈芝草　斷橋
　　　　　　　義順和班玉娃娃　斷橋

斷橋有時幾乎無韻，僅勉能湊成十字句，許是同治年間戲班子裏的創作吧。

最近數年有尙小雲的雷峯塔，我曾去看過，計有燒香、水鬭、斷橋、合鉢、祭塔諸折，名稱則爲：

許仙還願　水漫金山　斷橋相會　夫妻投親　花園產子　梳裝黏符　許仙落髮
合鉢降妖　骨肉重逢　狀元祭塔

治京、崑於一爐，演得還不壞。至於崑弋社的正式崑戲也不過只演這幾齣，（仙霓社所演較多）祭塔卻是從來不演的。

四

嘉慶十一年玉山主人的小說雷峯塔奇傳(一)出版，計五卷十三回。信記木刻本與光緒十九年鉛印本回目大致相同，惟第八九回光緒本作：

染相思徐乾求計　遣詩稿頓改邪心

遊金山法海示妖　癡許仙仍結佳偶

信記本卻都沒有下聯，當以信記本為近真。因為所謂「癡許仙仍結佳偶」該是第十回的事情，第九回中只有許仙住在寺中的敍述，下聯與內容不合，當為醉花仙尉所妄增。但光緒本第一册第四頁總目第四回以次卻與每回分寫的回目不同，不像木刻本的統一。或許信記本以前該有一種是回目不相對偶的吧？前三回的回目是：

(一)繡像雷峯塔全傳，信記藏梓，插圖十六幅，分訂四册，並無「姑蘇原本」字樣。(孫楷第中國通俗小說書目面二五二)每面八行，每行十七字。似較孫所見本為古。又，鉛印本增像義妖全傳圖詠，光緒十九年印。均阿英藏。

謀生計嬌容托弟　思塵界白蛇降凡
遊西湖喜逢二美　配姑蘇徒罪三年
吳員外見書保友　白珍娘旅店成親

此下的回目對照如次：

茅山道指妖鬬法	白珍娘呂廟鬬法	淹金山二蛇殃民	淹金山二蛇鬬法
許漢文驚形隕命	許漢文驚蛇隕命	返西湖斷橋敍情	疊木橋兩怪敍情
盜仙草大戰妖精	冒百險瑤池盜丹	雪前恨遣徒下山	怒狠狠茅道下山
決雙胎府堂驗證	決雙胎府堂驗證	喜孜孜文星降世	喜孜孜文星降世
衆醫生設計賽寶	狠郎中設計賽寶	法海佛奉佛收妖	法海師奉佛收妖
陳太守擬斬發配	慈太守徇情擬斬	觀世音化道治癲	觀世音化道治病
棲身計鎮江開舖	巧珍娘鎮江賣藥	標黃榜聖旨祭塔	標黃榜名貫金街
同員外遊街認妻(一)	擬漢文長街認妻	結花燭榮貴團圓	結花燭一家完聚

(一)此下第八九回回目已見前，故删。

序云：「余友玉山主人，博學嗜古之士，乃過鎮江，訪古跡，諮詢野老傳述，網羅放失舊聞，考其行事始終之紀，稽其成敗廢興之故，著爲雷峯野史一編。」我猜想在此本以前，必有說書人彈唱未刊的底本被他採取大意，同時雷峯塔傳奇裏的材料（尤其是第一回）也被他取了一些去。這部小說實是受了未刊彈詞和崑戲的影響而寫作的。如第一回對神起誓和花園收青二事都與傳奇出山、收青相合，而與他本不合。與彈詞相合者則爲白蛇爲白鶴童子所啄一事，容後詳論。

此書與以前各種不同之處如下：

（一）第三回增加散瘟和賣藥大利的情節。

（二）第五回白蛇盜草，並未打敗白鶴童子，反被白鶴童子所啄，觀音手下的白鶯童子救了她。白蛇又冒充觀音託夢給縣尹，要他請許仙治病，斷爲雙胎，賺了很多的謝禮。

（三）第六回白蛇盜寶與衆醫生比賽，爲公人識破，許仙被判發配鎮江；這是替代盜巾的。

（四）第八回徐乾害相思病，白蛇並未於登東時顯原形嚇他，僅留詩一首，促其覺悟。此下無偷盜客人檀香事。

（五）第十一回增茅山道士報仇，趁白蛇在花園禱告時放出蜈蚣來咬她，仍為白鶴童子所救。

雷峯塔奇傳出後三年，即嘉慶十四年，義妖傳（一）彈詞出版。這是一切白蛇傳故事中最詳細的一種，也是一切這個故事的最高的成就。因為是說書人的底本，所以行文活潑，連插科打諢都保存在裏面。崑曲和小說最多只能說一個工穩；崑曲雖經許多文士改訂，似乎也不能顯出什麼特殊的光彩，修辭造句，雖有較美麗的，也不能激動讀者的愛好。惟有這彈詞，使人讀了不倦，興奮，毫無困難地把一部大書看完，眞是值得特提的。茲略舉諧語如次：

『娘娘看見夫君遭毒打，口中念念有詞，（唱）將一個指頭空里劃。（白）抵莊要劃到老爺屁股浪。一想勿好，到底朝廷命官。介末劃到洛里去。一想末，也罷哉，到勿如劃到上房個夫人腿浪罷。』（二）

（一）繡像義妖傳，陳遇乾先生原稿，同治木版，阿英藏。又，受古書店石印本。

（二）第六回訊配，受古本卷一頁一九。

許仙還陽後，白恐其疑心，設計令青扮蛇，但許仙卻要喚小青：

「(表)小青是忙得勢，要里變蛇，故歇亦要里變丫頭，洛里來得及自然慢慢能上樓來。」(一)

此外諸語極多，不再詳舉，免佔篇幅。

此書把白素貞寫得更好，更使人同情，一切的罪過都替她脫卸了。盜銀和水漫金山兩件罪名都推在她的義兄黑風大王身上，算是他做的，他也因此爲法海所殺。但在崑戲裏，黑風大王卻還勸阻白娘娘，叫她不要下山呢。偸檀香的事當然也不提起。散瘟時還特別聲明：這病不醫也可痊愈；以見白蛇並未損人利己。而白素貞對許仙的愛惜也寫得更細，簡直把許仙當作她的小弟弟，替他梳理頭髮，看護備至；並且還替新生的孩子裁衣，簡直比人類更有感情，更有人性！

大體上此書情節與雷峯塔奇傳無甚不同，今摘舉重要的異點如下：

(一)第二十回婢爭以下，聘仙、降妖、等回，敍青蛇迷顧生是替代奇傳決雙胎的。

(二)第二十四回賽盜敍元宵賽寶，是替代奇傳與醫生賽寶的。

(一)第十九回復迷，受古本卷三頁一四。

（三）第二十七回懸嘑以下至驚敍、巧換敍陳刮鐵（卽奇傳中的徐乾，平話中的李克用）貪色被白蛇害死，陳刮鐵咎由自取，所以說書人也不留書示警，也不淨手顯形，索性讓他死掉拉倒。

（四）第三十六回茅山道士復仇，敍述略有不同。

其中最重要的，便是書中特提的一點：

『介末我里同道中唱白蛇鶴童追趕到危急，有觀音大士下降，一番點化，無事不了，故末無法，未免近于草木急難中。』（一）

而他這書是『陳遇乾老先生』（二）的本子，卻沒有觀音相救之事，而是壽星老親自趕來救活白蛇的。但奇傳所敍正是觀音差白鶯童子來救白蛇，所以我疑心奇傳受了陳遇乾本以前未刊彈詞的影響，卽陳遇乾同道的別一本子。惜義妖傳至今不曾看到比陳遇乾更古的本子，（只要早四年，

（一）第十八回盜草，受古本卷三，頁十。

（二）第十五回鬭法，受古本卷二，頁二七。

就突過了奇傳的年代）此地也只能這樣猜測了。

一個可怕的妖怪吃人的故事，列心肝，全身化爲血水，滿城化爲血水，竟能逐漸變成一篇美麗的『報恩的獸』系(Friendly Animal Cycle)的神仙故事 (Fairy Tale) 眞是誰也料不到的。如奇傳，如崑戲，如義妖傳，把這故事織得更惹人愛。奇傳第十回白蛇云：

『妾身原是四川青城山清風洞白蛇是也，在洞修行年久。只因遊玩，醉臥山下，夢中露出本體，被一乞丐所獲，攜往市中要賣，卻値官人前身看見憐憫，用錢買回，放生山中。妾感佩在心。因官人今世命該乏嗣，因此下山與官人締結朱陳，爲他傳嗣，接續宗枝，以報救命之恩』。

義妖傳裏也有報恩的話。白蛇替許仙開藥鋪，還賺了許多的錢，這不像是田螺精或小鬼與鞋匠一類的神仙故事所應有的情節麼？方成培雷峯塔傳奇第十二齣開行裏有幾句對白：

『（生）哎呀，我家的住房那裏去了？（貼上）官人回來了？（生）青姐，你爲何在此？（貼）呀，這是自己家中，叫我往那裏去？（生）是我家裏，怎麼這等簇新？（貼）今早官人出門去了，娘娘喚了許多匠人，立刻修造的。』

這也頗近於神仙故事的寫法。

義妖傳中有一節敍白蛇壓在雷峯塔下，青蛇施救。青蛇說：(一)

「我小青變化無窮，難道這小小塔兒，就推他不倒了麼？嘖嘖也罷，待我變出火來燒去了罷。(表)各公個個火燒雷峯塔，並勿是白狀元燒個，其實是小青燒個。所以雷峯塔本來也係虎邱塔，能個有層數，有欄杆彩畫，本拉小青一燒，末竟燒得泥柱能一根。各公到過杭州，自然看見過個。」

其實雷峯塔不是小青燒的，而是明嘉靖時東倭燒的，彈詞恰好傳會成說：

「雷峯塔五代時所建。……嘉靖時東倭入寇，疑塔中有伏，縱火焚塔，故其簷級皆去，赤立童然，反成異致。」(二)

還有馬如飛的白蛇傳連續六個開篇，其三云：「純陽呂祖廟中遊，親向茅山道士求。一紙靈符驚主

(一)第四十八回收青，受古本，卷六，頁十五。

(二)湖壖雜記頁八，古今說部叢書本，小說叢考及小說考證俱引之。

婢，不曾吊打不干休。』—（一）可見開篇係據未刊彈詞而作的，因為刊本彈詞義妖傳即陳遇乾本，並無吊打之事，並且特別聲明：（二）

「吾道中唱白蛇傳，個個才有鬬法。……雖則熱鬧好聽，然而與情理勿合。神仙廟係城市大街，人煙稠密之所，豈容妖魅鬬法各顯神通？將今比古，世事一般，豈無官府訪拿，仙官蘇地焉得存身，只有陳遇乾老先生唱白蛇傳，並無鬬法，乃情眞理切也。」

北方的牌子曲有金山寺、（三）斷橋（四）和合鉢。（五）金山寺竭力想把水族寫得熱鬧有趣，結果卻不大成功。斷橋有「散瘟賣藥」之語，可見發生得很後，是在彈詞以後發生的。

（一）馬如飛先生南詞小引初集卷下頁二八，吳縣醉春樓主臥讀生瘦梧氏校。

（二）第十五回鬬法，愛古本卷二，頁二六。

（三）金山寺，文明大鼓書詞第十六册面八至一九。北平中華印刷局版。道戌地誤作雲南。

（四）斷橋，文明大鼓書詞第十二册面八至一一。道戌地誤作杭州。題作「單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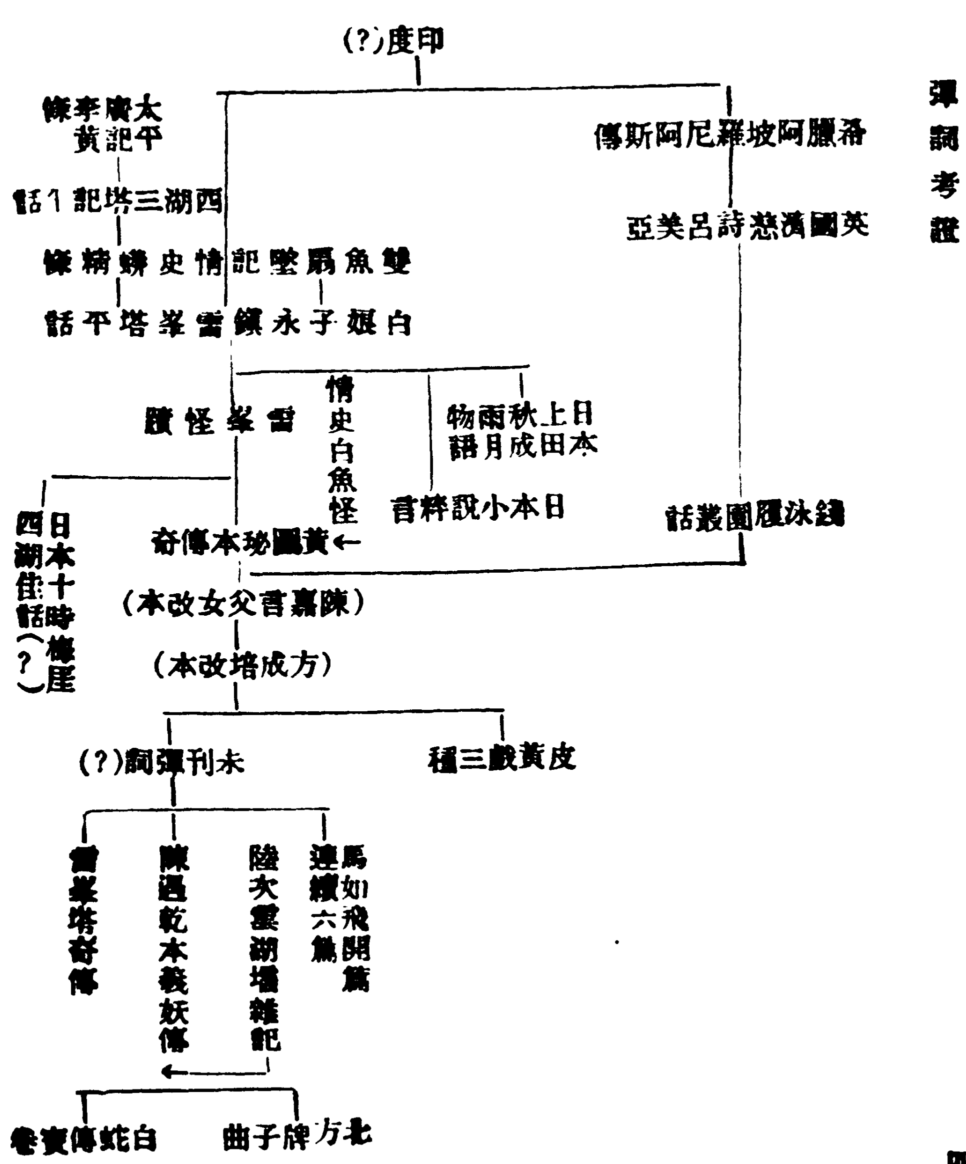
（五）合鉢，文明大鼓書詞第二十三册面一七至一九。此三種均有追敍，因此均可獨立。

白蛇傳寶卷（一）並無與茅山道士鬬法事，或許是怕道家看了不高興，所以這宣揚佛教的書纔故意删去的。寶卷敍救白蛇的並非觀音，而是壽星，可見此書也出於彈詞之後。最近如將彈詞改編爲官話小說的寓言諷世說部白蛇傳（二）以及各舞臺每逢端節必演的白蛇傳可以不必去管牠了。

現在我們可以把以上所說的，列成一個簡單的轉變表了：

（一）白蛇傳寶卷，二卷，上海惜陰書局石印本。上卷止於合鉢，下卷多敍白狀元事。

（二）白蛇傳，廣益書局版，民國二十五年四月刊行。


印度(?)
希臘阿坡羅尼阿斯傳
英國濟慈詩呂美亞
太平廣記李黃條
西湖三塔記「話
雙魚扇墜記
情史蟒精條
白娘子永鎮雷峯塔平話
雷峯怪蹟
情史白魚怪
日本上田秋成雨月物語
日本小說粹言
錢泳履園叢話
日本十時梅厓西湖佳話(?)
黃圖珌本傳奇
(陳嘉言父女改本)
(方成培改本)
未刊彈詞(?)
皮黃戲三種
馬如飛開篇
達續六集
陸次雲湖壖雜記
陳遇乾本義妖傳
雷峯塔奇傳
北方牌子曲
白蛇傳寶卷

第二章　三笑姻緣

一

三笑姻緣彈詞一名笑中緣，是南方最流行的彈詞之一，直到現在，各說書場和無線電臺還是繼續不斷的彈唱道說。這彈詞能夠編成洋洋二十萬言七十四回，卻非一朝一夕之功，自有其來蹤去跡。現在我且就平日讀書所得，把它的演變稍詳的敍述一番。

三笑姻緣雖是明朝唐伯虎的事；它的遠祖恐怕還是元曲。這元曲就是喬吉的李太白匹配金錢記。(一)這戲曲大意說：時當三月初三，王府尹(輔)的女兒柳眉兒去觀賞一捻紅，湊巧韓翃從此經過，柳眉兒和他眉來眼去，愛上了他，便將祖傳之寶(金錢)向他身上一丟。他接了金錢，便闖

(一)喬吉李太白匹配金錢記，有元人百種曲本，又元明雜劇本。

到柳眉兒的後花園裏去。他的朋友賀知章恐怕他闖禍，便追蹤而來。偏偏韓翃運氣不好，撞見王府尹，王府尹便將他吊了起來。後來幸虧賀知章說項，方纔鬆綁。王府尹因爲劣子王正無人教管，反而請韓翃做門館先生。門管先生比之中狀元，自然相差很遠，可是韓翃爲了想多與柳眉兒親近，居然滿口應允，弄得賀知章深爲詫異。後來終因李太白的說合，韓翃奉旨與柳眉兒完姻。這一篇雜劇，敍的是唐朝的事情。但我們可以看出，韓翃是唐伯虎，柳眉兒是秋香，王府尹是華太師，王正是華文，華武，賀知章李太白是祝枝山文徵明。

與金錢記最相近的便是葉憲祖的碧蓮繡符。（一）金錢記把時間定在三月初三，碧蓮繡符就把時間定在五月初五；金錢記寫柳眉兒拋金錢，碧蓮繡符寫陳碧蓮拋繡符。像這種過節和贈物的寫法，後來都已不見；秋香不曾贈過唐伯虎什麼，除了笑以外，恐怕只有一盆洗臉水了。但碧蓮繡符卻更基本的描成了這故事的輪廓。作者似乎也和喬吉一樣，帶一點紳士氣。他不讓章斌解元作僕人，只讓他做書記；陳碧蓮也不是丫頭，而是妾，在紳士看來，妾比丫頭高得多了。這雜劇的情節，最好

（一）葉憲祖碧蓮繡符，有盛明雜劇二集本。

借用青木正兒的簡單說明：(一)

「章斌，越郡人也。落第歸鄉，路過揚州，適値端午節，與舊友至江邊，觀競渡之戲。雜沓中與友相失，獨自閑步，偶過一豪家樓，有美女，倫窺之，美女避入內。斯時樓上墮下一繡符。章生拾之，正尋思如何可得此美女時，遇其家僮僕歸來。探詢之，則此爲秦侍中邸。侍中死後，夫人與公子居焉，美女則爲故侍中嬖妾陳碧蓮云。章生托其僮僕，入邸爲書記，得公子寵。居二年，嘗爲公子頂替鄉試，益得其信用。然後托邸中一老嫗，以繡符返還碧蓮以致其意。碧蓮亦以其爲一見即不能忘懷之男子，欲嫁之。章生又欲打動公子，故意請辭歸。公子忖度彼得良配必可留。乃說其母，終以碧蓮與章生。」

章生想要回家，故意說要去完婚；公子恐怕無人替考，便順從了章生的要挾，慫恿着母親把碧蓮嫁了章生。這樣的情節，與最後的彈詞固然差得稍遠，但比較明季的筆記小說、評話、雜劇等等卻接近得多了。

(一)青木正兒中國近世戲曲史王古魯全譯本面二二四。

二

筆記之類，向不爲士林所重；牠們的著作年代，也最難考訂。有些甚至出於抄綴；輾轉傳抄，筆記幾乎成了抄綴的別稱。因此要找出誰是第一個寫的也頗不易。筆記中類似三笑姻緣而不作唐伯虎者頗不少，我姑且斷定這些大半是發生於唐伯虎故事前的。因爲傳說或故事一有了定型，爲世所知，便很難更動。所以我認爲類似的故事大半是自由創造時代的產品。自然也有例外；西神叢話和花前一笑便是發生於唐寅故事之後的。在唐寅故事以前的有筆記兩種。就是姚旅的露書（一）和王同軌的耳談。（二）

露書云：

「吉道人，父乘中，以給諫論嚴分宜，廷杖死。道人七歲爲仟子。十七，與客登虎丘，適上海有宦家

（一）露書爲清王士禎于亭雜錄所稱引。焦循劇說，蔣瑞藻小說考證，柴蕚梵天廬叢錄併引之。

（二）耳談爲清查愼行宮閨聯名譜所稱引。小說考證，梵天廬叢錄併引之。

夫人，擁諸婢來游。一婢秋香，姣好。道人有姊之喪，外衣白衫，裏服紫褻絳裾，風動裙開，秋香見而含笑去。道人以為悅己，物色之。乃易姓名葉昂，改衣裝作窶人，往賄宦家縫人，鬻身為奴。宦家見其閑雅，令侍二子讀書，二子愛暱焉。一日，求歸娶。二子曰：「女無歸。我言之大人，為女娶。」道人曰：「必為我娶也，願得夫人婢秋香，他非願也。」二子為力請予之。定情之夕，解衣，依然紫褻絳裾也。秋香凝睇良久曰「君非虎丘少年耶？君貴介奚為人奴？」道人曰「吾為子含笑目成故耳。」會勾吳學博遷上海令，道人嘗師事者。下車，道人隨主人謁焉。既出，竊假主人衣冠入見，令報謁主人，並謁道人。旋道人從兄東游，其僕偶見道人，急持以歸，宦家始悉其顛末，具數百金裝，送秋香歸之。道人名之任，字應生，為母舅趙子，本姓華氏。」

這個故事與三笑姻緣已稍拍合。遊玩的地方是虎丘，婢女是秋香，不過姓華的不是太師，而是吉家的親戚，男主角也不是唐伯虎，而是吉之任。

類似露書的是王同軌的耳談：

「陳玄超吳人，父以疏論嚴氏謫死。玄超少年跌宕不拘，嘗與客登虎丘，見宦家從婢姣好，笑而

願己悅之，跡至其家，求備書焉。留侍二子，文曰奇，父師大駭。已而以娶求歸，二子不從，曰：「室中惟汝所擇。」曰：「必不得已，秋香可。」卽前遇婢也。二子白父母嫁之。玄超既娶，婢曰：「君非虎丘遇者乎？」曰：「然。」曰：「君既貴公子，何自賤若此？」曰：「汝昔笑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君服喪，表素而華其裏，少年佻達可笑，非有他也。」會有貴客過玄超，因假衣冠謁客，言及白吏部，蓋玄超之外父，正柄國尊顯。主人聞：大駭，亟治百金裝，並婢贈之。」

耳談與露書有相同之點，就是服喪。露書敍吉之任服姊喪「外白衣衫，裏服紫襖絳裩」；耳談則敍陳玄超服父喪，「表素而華其裏。」但這服喪的情節後來也都消失不見了。耳談似較露書爲後，因爲婚夕的對話較詳，與後來的蕉窗雜錄頗爲相近。

三

照以上所說的看來，這故事的男主人公是韓翃、章斌、吉之任或陳玄超，怎麼會加到唐寅身上去的呢？

本來，這故事可以加在唐寅的朋友祝枝山身上，因為祝枝山集中有秋香便面的詩，所謂秋香，是成化間南京舊院妓，或許就是無聲詩史，(一)上所說的林秋香。而手有六指，也正是祝枝山的畸形生長。但據碧達繡符所說，章斌是中過解元的，唐寅也是中過解元的，祝枝山並不曾中過解元，並且唐寅的聲名比祝枝山大，於是把秋香，六枝指等事，一齊移送給唐寅。恰巧又有朱季美的桐下聽然(二)寫了一段傳說：

「華學士鴻山艤舟吳門，見鄰舟一人，獨設酒一壺，斟以巨觥，科頭向之極罵，既而奮袂舉觥作欲吸之狀，輒攢眉置之，狂叫拍案，因中酒欲飲不能故也。鴻山注目良久，曰：「此定名士。」詢之，乃唐解元子畏，喜甚，肅衣冠過謁，子畏科頭相對，談謔方洽，學士浮白屬之，不覺盡一觴，因大笑極歡。日暮後，大醉矣。當談笑之際，華家小姬隔簾窺之而笑，子畏作嬌女篇貽鴻山，鴻山作中酒歌答之。」

(一)無聲詩史，清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併引之。

(二)桐下聽然，清褚人穫堅瓠集及焦循劇說併引之。

這個故事自然並不可信。因爲唐寅死後，鴻山還不曾登科，二人的年代是不甚相及的。唐寅集中有嬌女賦，賦中有句云：「兄出行賈，長嫂持戶。日織五丈，罷不及暮。」這與華家小姬身份也極不相合。但這故事中也提到小姬「窺之而笑」，於是七拉八湊，便與前述幾個故事拍合，把這故事加在放誕不羈的唐寅身上了。

從耳談的系統下來的，是宋稼軒居士的蕉窗雜錄：(一)

「唐子畏被放後，於金閶見一畫舫，珠翠盈座。內一女郎，姣好姿媚，笑而顧己，乃易微服買小艇尾之。抵吳興，知爲某仕宦家也。日過其門，作落魄狀，求傭書者。主人留爲二子傭，事無不先意承旨，主人愛之。二子文日益奇。父師不知出自子畏也。已而以娶求歸，二子不從，曰：「室中婢惟汝爲欲。」遍擇之，得秋香者，即金閶所見也。二子白父母而妻之。婚之夕，女郎謂子畏曰：「君非向金閶所見者乎？」曰：「然。」曰：「君士人也，何自賤若此？」曰：「汝昔顧我，不能忘情耳。」曰：「妾昔見諸少年擁君出素扇求書畫，君揮翰如流，且歡呼浮白，傍若無人，睨視吾舟，妾知君非凡士

(一)蕉窗雜錄，近人柴萼梵天廬叢錄併引之。

也乃一笑耳？」子畏曰：「何物女子，於塵埃中識名士耶！」益相歡洽。無何，有客過其門，主人令子畏典客，客於席間恆注目子畏。客私謂曰：「君何貌似唐子畏？」子畏曰：「然。余慕主家女郎，故來此耳。」客白主人，主人大駭，列於賓席盡歡。明日，治百金裝並婢送歸吳中。」

試將此文婚夕的對話與耳談相較，便可發現有好幾句是相同的。另有黃蛟起的西神叢話（一）把這故事加在俞見安身上，末云：「好事者演繹之為子畏秋香事，」故知此文必作於唐寅故事盛行以後，因避繁瑣，不再抄錄。

唐寅故事盛行後，雜劇也向其中取材了。孟稱舜的花前一笑（二）便是敍這故事的。但他與喬吉、葉憲祖的態度相同，把男女主角的身分都擡高一些，男的是儒書，女的是養女。女的不叫秋香，而是沈素香，做沈公佐的養女，實為沈公佐的故人之女。沈公佐的兒子說：「原不是自家妹子。當做嫡親看待。」

（一）西神叢話，小說考證及梵天廬叢錄並引之。

（二）孟稱舜花前一笑有柳枝集本鄭振鐸藏。

將花前一笑加以改作是卓人月的花舫緣。(一)徐翩批(二)云:「向見子若製唐伯虎花前一笑雜劇,易奴爲僮書,易婢爲養女,十分迴護,反失英雄本色。珂月戲爲改正,覺後來者居上。」我略將此二劇校閱一過,知道說白大部分不曾更動,只將次序略爲改易。曲文幾乎全部改作,宮調大半一仍前貫。孟作敍唐寅寫春閨和冬閨二詞,僅爲題畫,似與大結構無關;卓作改爲唐寅寫春閨和冬閨二詞是爲了替兩位公子代作課藝,就緊湊得多了。這兩首詞確爲唐寅所作,見存六如居士全集卷四。踏莎行閨情校勘如下:

「可怪春光,今年偏早,閨中冷落如何好?因他一去不回(歸)來,愁時只是吟芳草。奈爾奴(雙)姑,隨行隨到,其間況味予知道:尋花趁蝶好光陰,何須步步回頭笑?」(右春)

「寒氣蕭條,朔風凜烈,薄情何事轉(輕)離別?經時不去看梅花,窗前一樹通開徹。急喚雙鬟,爲儂攀折,兩枝欲寄憑誰達?對花無語不勝情,天邊雁叫添愁絕!」(右冬)

(一)卓人月花舫緣,有盛明雜劇初集本。

(二)徐翩批並見焦循劇說卷三所引。

另外還有夏秋兩首，未被雜劇稱引，不具錄。女主角改名爲申慵來，不作沈素香。婚夕的對話（第三齣）顯然是從蕉窗雜錄而來的，我們可以看出抄襲的痕跡：

「（旦）妾之配君，實有天緣，君非金閶所見者乎？（末）然也。（旦）君士人也，何自賤若此！（末）感卿一笑，特地遠來……小生潦到風塵，約已數載，何物女子，能於風塵中識名士。」

全劇情節，也與蕉窗雜錄大同小異，不再複述。

另外涇林雜記（一）所載，則把枝指的異像也放了進去，這故事敘述頗詳，爲後來的評話唐解元一笑姻緣所本：

「唐伯虎才高氣雄，藐視一世，而落拓不羈，弗修邊幅，其詩畫特爲時珍重。錫山華洪山學士尤所推服，彼此神交有年，尚未觀面。唐往茅山進香，道出無錫，計返棹時，當詣華傾倒。晚泊河下，登岸閒行，偶見乘輿東來，女從如雲，有丫環貌尤艷麗，唐不覺心動，潛尾其後，至一高門，衆擁而入，

（一）涇林雜記，見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引，又馮夢龍情史卷四唐寅條與此同。又浮白齋主人雅謔亦節引之，惟刪落亦多。朝野異聞錄敘述尤簡，趙甌北讀史劄記引。

唐凝盼悵然。因訪居民，知是華學士府。唐歸舟神思迷惑，展轉不寐。中夜忽生一計，若夢魘狀，被髮狂呼。衆驚起問故。唐曰：「適夢中見一天神，手持金杵云：『進香不虔，聖帝見譴，令我擊汝。』持杵欲下，予叩頭哀乞再三，云：『姑且恕爾。可隻身持香至山謝罪，或可倖免，不則禍立降矣。』予驚醒战悚，今當遵神教獨往還愿。」卽微服持包繖奮然登岸，疾行而去。潛至華典中，見主櫃者曰：「小子吳縣人，頗善書，欲投府上寫帖，幸爲引進。」卽取筆書數行於一紙，授之主者，持進白華，華呼之入見。儀表俊偉，字畫端楷，頗有喜色：「可作吾大官伴讀。」賜名華安。安得進身，潛訪前所見丫環，云名桂華，乃公素所寵愛者，計無所出。居久之，偶見郞君文義有未妥處，私加改竄，或爲代作。師喜其徒日進，持文誇華，華曰：「此非孺子所及。」呼子詰之，勿敢隱。因出題試安，援筆立就，舉文呈華，手有枝指。華閱之，詞意兼美，益喜甚，俾掌文房，凡往來書劄，悉令裁覆，咸當公意。未幾，主典者告殂，華命安暫攝，出納惟愼。而公嫌其未婚，難以重托，呼媒爲擇婦。安聞，潛乞於公素所知厚者，云：「不欲重費經營，或以侍兒見配可耳。」所知因爲轉達。華曰：「婢媵頗衆，可令自擇。」安遂微露欲得桂華。公初有難色，而重違其意，擇日成婚。合巹之夕，相得甚歡。居數日，唐遂

吐露情實云：「吾唐解元也。慕爾姿容，屈身就役，今得諧所願，此天緣也。然此地豈久羈？可潛遁歸蘇。」女欣然願從。遂買小舟乘夜遄發。天曉，家人見安房門封鎖，啓視室中，衣飾細軟，俱各登記，毫無所取，華沉思莫測其故。令人遍訪，杳無形跡。年餘，華偶至閶門，見書坊中坐一人，形極類安，從者以告，華令物色之，唐尙在坊持文翻閱，手亦有枝指，僕尤駭異，詢爲何人。旁曰：「此唐伯虎也。」歸以告華，遂持刺往謁。唐出迎。坐定，華審視再三，果克肖。茶至而指露，益信爲安無疑，奈難以直言，躊躇未發。唐命酒對酌，半酣，華不能忍，因縷述安來去始末以探之，唐但唯唯。華又云：「渠貌與指頗似公，不識何故？」唐又唯唯，而不肯承。華愈狐疑，欲起別去。唐曰：「幸少從容，當爲公剖之。」酒後數巡，唐命童秉燭前導，入後臺請新娘出拜，珠珞重遮，不露嬌面。拜畢，唐攜女近華，令熟視之，笑曰：「公言華安似不佞，不識桂華亦似此女否？」乃相與大笑而別。華歸，厚具裝奩贈女，遂締姻好云。」

這記載比以前幾種筆記詳細了好幾倍，允婚出於華太師，也與後來的笑中緣彈詞相似。

四

把唐寅故事寫成評話的是警世通言第二十六卷唐解元一笑姻緣。（一）為了想要亂真，像花前一笑和花舫緣引用了唐寅的詩、詞、散曲四種。開端的八句詩是一首七律，原名早起偶成，載在六如居士全集卷二，校勘如次：

「三通鼓角四更（通）雞，日（曙）色高升（升高）月色低；時序秋冬又春（復孟）夏，舟車南北復（與）東西。鏡中次第人顏老，世上參差事不齊；若向其間尋穩便，一壺濁酒一餐齏。」

接着黃鶯兒散曲本係借女子口吻而作，見全集卷四。既要借用，便不得不改作唐寅自己的口吻：

「風雨送春歸，杜鵑愁，花亂飛，青苔滿院朱門閉。孤燈半垂，孤衾半欹。（此八字原為燈昏翠幃，愁攢翠眉）蕭蕭孤影汪汪淚。憶歸期，相思未了，春夢遶天涯。（此十二字原為惜芳菲，春愁幾

（一）最易得者有世界文庫第九冊本，生活書店版，鄭振鐸主編。後來被選入今古奇觀第三十二卷，改名為唐解元玩世出奇，最後的焚香默坐歌二十句被刪去後十六句，僅留前四句。

許，碧草遍天涯。）」

倘若一字不改的用上去，唐寅也攢起翠眉來，那他就成了妖怪了。接着又有一首七絕，原名愛月夜眠遲，見全集卷三，也是把女子口吻改作男子的，因爲這算是唐寅爲想念秋香而作的：

「徙倚無聊夜臥遲，（原爲卸髻佳人對月遲）綠楊（梨花）風靜鳥棲枝。難將心事和人說，說與（只有）青天明月知。」

設唐寅而卸髻，也是相當滑稽的。最後的焚香默坐歌見全集卷一，除第十二句把「之爲」改作「爲之，」第十九句把「先生」改作「閣君」外，餘均照舊。

這一篇的情節大致根據涇林雜記，畫扇和婚夕絮語則彙採蕉窗雜錄。將這三篇互相細勘，卽可明白華學士讀易經則採自元喬吉的金錢記。下治獄的事情見之明史和明史擬稿。以前筆記書中說到女主角總只有柳眉兒、陳碧蓮、秋香、美娘、（一）桂華、申慵來或沈素香，現在除秋香外，又添了春媚、夏濟和冬瑞，各有執掌，與笑中緣彈詞就更加接近了。

（一）見黃蛟起西神叢話。

五

把唐寅故事寫成傳奇而時期較早的是朱素臣的文星現。(一)此劇共二十四齣。女主人公名呂膺來，(改名秋香)當係沿襲花舫緣的申慵來。其中還有副結構，穿插了祝枝山和何韶仙的戀愛故事。與三笑姻緣有關的只是第四、八、九、十二、十六、十九、二十、二十二這八齣而已。情節與警世通言相同處較少，只是一首題壁詩，(第十九齣)末兩句云：「主人欲問眞名姓，只在康宣兩字頭，」做踏莎行(第十二齣)的事也是沿襲花舫緣的。最可注意的是第四齣和第十二齣。杜穎陶的提要云：「華學士有一個兒子性情不甚聰慧，卻頗好色，因見秋香貌美，垂涎已久。但是彩鳳怎能隨鴉？所以總末博得美人青睞，這天華公子又向秋香糾纏，卻被秋香用了個移花接木的方法，逃去。」這情節是以前所沒有的，憑空使這故事添了一些波瀾和興味。後來的笑中緣彈詞將這情節擴大地寫去，使得那部書充滿了笑料。第十二齣云「康宣到後花園散步，正遇秋香前來採花，二人遂攀談

(一)玉霜簃有藏本，提要見劇學月刊一卷六期，杜穎陶作。又參看曲海總目提要卷二十文星現條。

起來。他們初次通欵曲，正要暢敍衷情，卻被公子衝散。」這情節在彈詞中便成了第二十四回的證梅，不過秋香在探梅時並未與唐寅接近。反而逃了開去，也不會遇見兩個「蹺頭」罷了。

除文星現外還有三笑姻緣。（一）所常上演的是十八齣，全劇究有多少，及作者爲誰，因無傳本，均不得而知。但據齣目所示，恐此劇乃清季新編者。（徐調孚也這樣說。）因爲他的內容與笑中緣彈詞相拍合。齣目中如遊山追舟露情等即題目亦巳相同。這十八齣的比較如次：

傳奇三笑姻緣	彈詞笑中緣
遊山	1. 遊山
進香	2. 過美
追舟	3. 追舟
求韓	9. 喬扮
賣身	10. 投靠
堂會	11. 初會
學堂	14. 誤師
送飯	18. 二會
奪食	19. 誘約
訪主	25. 索夫
鬧祝	26. 激避
試燈	28. 除夕
喬裝	32. 扮美
搶美	36. 喬搶
露情	40. 露情
合緣	44. 巧合
亭會	58. 貢約
三銜	60. 訪蹤

周文賓和王秀英的姻緣本是彈詞中添出來的情節，根本就沒有周文賓這樣一個人，或許他是代替沈周的吧？桂花亭把周文賓改作周文彬，王秀英改作王月娥，情節仍舊是差不多的。

（一）三笑姻緣，仙霓社常演之。徐調孚供給資料。

六

最後就要說到笑中緣彈詞（一）了。這是三部曲之一，前有八美圖，後有換空箱，因與本文無關，所以這兩部略去不提，只談中部笑中緣。還有一種吳信天的三笑新編（二）雖然現有的刊本年代較笑中緣爲早，恐怕還是較笑中緣晚出的，將來我們，或許能找到笑中緣更早的刊本。據咸飯牛的三笑姻緣舊小說考證（三）云：『明末王百穀先生，戲改三笑緣彈詞，惜世無刊本。茲中華圖書集成公司得孤松閣手抄王氏原改本，紙頁灰敗，主人囑予補綴成卷。』這話似不甚可信。明末朱素臣的文星現故事還是這樣的簡單，怎麼王百穀倒可以改編這樣巨大的創作呢？我猜想笑中緣必是清代的作品。

（一）笑中緣彈詞，曹春洲作，道光癸卯四美軒刊本十二冊，鄭振鐸藏，參看他的西諦所藏彈詞目錄，見中國文學論集。又阿英藏有丁亥年石印圖說本每回一圖。

（二）三笑新編，有嘉慶癸酉刊本十二册，鄭振鐸藏。

（三）見小說博覽會第一集，宣統年間本，阿英藏。

笑中緣共七十四回，也有兩個「家門」從第一回遊山到第二十六回謁周，又從四十九回憶夫到第七十四回團圓這二大部份算是唐寅和秋香的正傳；從第二十七回謁周到第四十八回索酬便要算是周文賓和王秀英的正傳了。(二)所以實際上唐寅的事只有五十二回，另外二十二回卻是插進去的。此書寫得很有趣，也許是爲說唱而編的，幾乎每一個重要角色都各能表現其個性。祝枝山的愛錢和無賴，華文的口吃和愚蠢，尤其寫得誇大而且生動。其中也穿插了一些民間熟知的故事，例如「無魚肉亦可，無酒肉亦可，無僕婢亦可。」（第三十回遊儒）和「今年眞好晦氣，全無財帛進門。」（第三十一回鬧堂）都是很有名的。

爲了便於記憶，笑中緣彈詞把警世通言裏的春媚、夏濟、秋香、冬瑞一律改作春香、夏香、秋香、冬香。還添出華武的妻子是唐寅的親戚。大公子華文和二公子華武以及唐寅常受秋香的哄騙，使這故事更加增長興味。

笑中緣一名三笑姻緣。評話只稱作一笑姻緣。彈詞卻添了兩笑，稱三笑姻緣。這三笑是：八月二

(二)仔細說來，第二十七回到第三十一回可以說是祝枝山的正傳。

十一日，唐寅遊虎邱，遇見秋香隨華太太燒香，眼睛死釘住不瞬。秋香見他發獃，便笑了第一笑；（遇美）後來唐寅竟誤以惹厭爲有情，雇小船去追趕，恰巧追到，秋香正推開後艙的窗倒臉水，潑了唐寅一身，她忍不住又笑了第二笑；（驚艷）唐寅一直跟她們到了無錫華太師府，秋香回頭一望，他仍舊緊緊跟隨，覺得他獃得利害，又笑了第三笑。（三笑）唐寅被秋香一連笑了三笑，早已身不由主，竟喬扮僕人，向華府賣身投靠。華太師有兩個兒子，長子華文，次子華武，都是蠢東西，常愛向秋香調情。有一次弟兄倆要求秋香幽會，反被秋香騙到柴房和灰房裏鎖了起來。唐寅作同樣的要求，也得到了同樣的戲弄。華文和華武的老師因爲學問不及唐寅，被唐寅氣走了，唐寅便由普通的家奴升爲伴讀。有一次，唐寅替老夫人畫觀音像，觀音像老夫人，龍女像秋香，善才像他自己，還題了一首藏頭詩，上藏：「我爲秋香」四字。後來唐寅和華文華武又要與秋香相會，秋香都分別約在牡丹亭晚間相見；到了時候，秋香卻騙了太太同去，兩個兒子誤認母親爲秋香，又演了一齣活劇。這時文祝尋訪至此，便與唐寅設計。寅歸，假說祝要他去，允以美女嫁他。華太師愛寅之才，氣祝枝山不過，特別施恩，自動的命府中丫環齊集中堂，任唐寅點選，結果自然是點中了秋香，結婚的晚上，就灌醉衆家

人，雙雙偕逃，壁上留詩不是八句，而是四句藏頭詩，上藏「唐寅去了」四字，與警世通言，文星現完全不同。華太師後來就認秋香爲女，還送了許多妝奩去。全書的主要情節大約如此，可知較之最初的形式眞是相差得遠極了。

說到此處，關於三笑姻緣的演變，大約可以終結了。且把上面所說，總結一個演變表如下：

金鋼記
露書（于亭雜錄）
碧蓮繡符
耳談（宮闈聯名譜）
蕉窗雜錄
西神叢話
花前一笑
花舫緣

無聲詩史（兩般秋雨盦隨筆）
桐下聽然
秋香便面
涇林雜記（情史）（雅謔）（朝野異聞錄）（讀史劄記）
唐解元一笑姻緣（唐解元玩世出奇）
文星現
笑中緣
三笑新編

第三章　珍珠塔

一

珍珠塔彈詞是「小書」中最好的一部，無論在文辭上和彈唱上都佔第一位。

關於珍珠塔，淩景埏寫過一篇珍珠塔各本異同考，（珊瑚二卷二號）茲撮錄其要點如次：

「珍珠塔的作者無從考證。大概說唱的彈詞都是說書人自己編的脚本，不署作者姓名。即坊間刻本，也大都托爲當時有名的說書人編次。如嘉慶刻本的三笑、倭袍傳、白蛇傳、玉蜻蜓等，都署陳士奇、俞秀山編。陳俞二人便是當時有名的說書人。

「今通行本的珍珠塔乃二十四回本，首有山陰周殊士序，有云：「雲間方茂才元音於俗本悉爲改正，惜未成書而歿。余所見僅十八回，間亦多掛漏處。余因增之二十四回。」觀此則二十四回本

的前十八回爲方元音改編，後六回爲周氏所續。現在坊間石印本序作懷周主人，前十八回稱方卿後裔方寶書改編。序裏說舊本贈塔後有劫塔、追塔、當塔、贈塔、哭塔、造塔等，因爲補綴等話。現在我將各本比較細察牠的演進，覺得這些話是不可徵信的，大概也是作者托古改制，想增重書價罷了。

「石印本每回之首冠以馬如飛開篇，即題長洲滄海釣徒馬如飛著，此實大誤。

「周殊士補綴本外，今得見者尙有二：一、嘉慶十四年吟餘閣刊本首題俞正峯編次，全書二十回，每回兩目，有嘉慶元年玉泉老人的跋，內中有云：「姑蘇俞正峯語妙天下，而文筆更活躍。近編碧玉環、鴛鴦譜、絞綃帕、珍珠塔等南詞四本，而珠塔尤□□珠玉也。」俞氏所編珍珠塔和嘉慶本碧玉環很有相同之處。珍珠塔中方卿跌雪，碧玉環中也有李學文母跌雪。珍珠塔中有贈塔，碧玉環中也有贈環，且有當環、究環、哭環。後來珍珠塔中添追塔、當塔、認塔、哭塔等，大約即脫胎於此。但二書出俞氏一人之手，而其相類如此，作者本領也可算欠高明了。二、道光二年蘇州經義堂刊本，首題周士珠、陸士珍兩位先生編評，有嘉慶甲戌年（即十九年）鴛水主人序。全書四卷，每卷十四目，現藏北平孔德圖書館。

上邊的三種版本，非特回目各異，內中人物事蹟亦有不同，為閱者易於比較起見，列表如下：

（周殊士補綴本卽通行本，回目從略。）

「俞正峯本」：別母、起程、祝壽、見姑、園會、贈塔、跌雪、遇救、路劫、庭敍、翠病、探信、驚僕、送主、私行、榮歸、羞姑、見娘、說親、塔圓。

「周陸編評本」：（一）賺卿、還賦、別母、上路、慶壽、見姑、羞卿、園會、贈塔、追松、拷婢、跌雪、救卿、病釋。（二）送禮、路劫、薦方、庭敍、許親、別故、雪塘、遣翠、覓妓、嫖院、盤翠、遣送、留主、閨病。（三）請醫、賺翠、奇主、巷會、亭認、露信、盤僕、安舅、揭參、春試、辱吏、哭親、卜字、祭墓、（四）釋敍、誘僕、究僕、謁官、考僕、驚方、說親、私行、閨怨、試壻、救翠、見娘、識救、團圓。

「珍珠塔各本人物事蹟比較表：

人		
俞正峯編次本	周陸編評本	周殊士補本
方卿姑父名陳璉字廷吉	陳璉字天福號培臣	陳廉字培庭號子剛
義僕陳宣	陳宣	王本

物		事蹟
小姐陳翠蟾婢采蘋	陳翠娥采屏	陳翠娥采蘋紅雲
方卿被祥符縣知縣追逼欠糧故到襄陽借貸	同上	方卿奉母命至襄陽探親
方卿跌雪爲縣丞姚國棟所救薦至畢府	同上	方卿跌雪爲畢雲顯所救
方卿在畢府命書僮畢琴送銀及珠塔至河南給他的母親畢僮在途嫖院金盡冒充方卿向九江韓知府告貸將珠塔留在韓處後韓老夫人把塔送至陳宅	同上	有邱六橋劫塔及追塔當塔認塔哭塔造塔

「綜觀上述，便可知道珍珠塔演進的大概。嘉慶刻本事跡尚少曲折。道光刻本便依據舊本，增添回目，敷陳事跡，但相去不遠。光緒刻本便變換了許多，約增舊本材料三分之一，贈塔之後，增添刼塔、追塔、當塔、認塔、哭塔、造塔等事，這些情節即從嘉慶本作者所編的碧玉環脫胎而來。」

二

淩氏的文章最可感謝的是介紹了俞正峯和周陸本的概略，因爲這兩種本子都是極罕見的。

但他的論斷卻有可以商榷之處：

（一）今通行本祖本非光緒本 凌氏只看見三種本子，便以爲通行本最早的是光緒本。不知這通行本卻是比嘉慶道光本更古的，阿英藏有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改定新本孝義眞蹟珍珠塔全傳（六卷每頁二十行，每行三十二字）可證這個乾隆本與光緒本並沒有多大的不同。當然，我不是說，周殊士本比「俞正峯」（此爲託名說書人者，作者當另有其人）本更早；相反的，「俞正峯」本早於周殊士本，不過我們現今只能看到嘉慶的「俞正峯」本罷了。因爲「俞正峯」本恰巧是沒有邱六橋這一串故事的。

（二）周氏所增非最後六回 我的意思是：周殊士所增的就是他在書中屢次自許的第五回遭強跌雪、第六回逢赦登舟的末段，第十回大盜無心當劫珍，第十一回憶夫君多情哭塔，第十二回托婢女久病離魂以及第十五回菴堂眞巧合的一小部分。這六回中包括了「劫塔、追塔、當塔、認塔、哭塔及造塔爲止」的一大段邱六喬插曲。所謂方元音「亦多掛漏之處，」即是指此。

（三）珍珠塔非自碧玉環出 插有邱六橋故事的珍珠塔在乾隆年間就有了；珍珠塔當然

不會脫胎於比牠較晚多年的嘉慶本碧玉環。相反的，這部無名的碧玉環或許竟是脫胎於周殊士本的珍珠塔吧。

阿英所藏珍珠塔，計十二種：

一、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本，六册。

二、道光二十年（一八四〇）上海寶賢堂本，一册。

三、道光（？）抄本七字唱，二册。

四、咸豐元年（一八五一）本，六册。

五、咸豐八年（一八五八）寧郡汲古齋本，六册。

六、同治六年（一八六七）蘇城麟玉山房本，六册。

七、光緒十三年（一八八七）方來堂本，六册。

八、光緒十五年（一八八九）無錫三益齋本，六册。

九、光緒十七年（一八九一）上海書局石印本，四册。

十、光緒二十年（一八九四）上海書局石印馬調本，四册。

十一、光緒抄馬調本，四册。

十二、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上海書局石印馬調本，四册。

以上本子雖有十二種，實際上只有九種。因爲汲古齋本和麟玉山房本與咸豐元年本同；三益齋本又與方來堂本同；不僅內容相同，即每行字句也都相同，任抽一頁對校，地位字句完全一樣。

石印本三種都是上海書局出版的，顯示了珍珠塔版本的變遷：最早的光緒十七年本與以前八種一樣都不附開篇。但光緒二十年却附有馬如飛的開篇了，這時有開篇四十七種一齊冠於第一册的正文之前，與正文截然分爲二部。每册首又各附開篇一種。到了光緒二十八年又把開端的馬如飛開篇四十七種删去，只剩下每册前的各一種了。抄本與二十八年本相同。

在阿英的十二種版本中，最可注意的當爲道光寶賢堂本和道光抄本。大約咸豐以前，各本競出；咸豐以後，便被周殊士本統一。在咸豐元年以後，我們再也看不到周殊士以外的別種本子了。

寶賢堂本的唱句以七字爲常，這是與周殊士本不同之處。周殊士本可說是「諸宮調」本或

「牌子曲」本，其中各種調子都有，計有：

黃鶯兒 1 12	梆子腔 10 19
耍孩兒 2 14 18 22	急口令 10
鬪鵪鶉 10	西江月 10 15 22
石榴花 10	急三鎗 12
混江龍 10	銀絞絲 13 17 19
絳都春 10	青陽扇 18
羅江怨 19	雁兒落 20
新水令 22	

大約後來的人嫌難唱，便改成寶賢堂本，與普通彈詞一樣了。寶賢堂本開端有方卿往城中向朋友借貸受奚落而回的一段前奏曲，這是他本所無的。以後情節大略與周殊士本相同，惟強盜似不會明指邱六橋姓名。為了縮成一本，所以脫節和不貫之處甚多。

七字唱抄本沒有邱六橋故事，也沒有『俞正峯』本故事，只說：

「再表方卿在路上，鵝毛雪片降下方。……且不言，方公子，雪中凍死；表起那，畢雲顯，去把任上。」

技巧上自然不及周殊士本，卻比寶賢堂本爲佳。

綴玉軒藏有珍珠塔傳奇，據說是乾隆鈔本凡三十六齣，傅惜華綴玉軒藏曲志有提要。齣目有盟譏、謀陷、屈陷、審問、探監等情節，當與各本俱不同，乃崑曲所獨增。但其中也有贈塔和劫贈，可見是根據周殊士本增飾的。

據我的推測，珍珠塔演進的大概如下：

一、有一種X本，其中無邱六橋劫塔等事，而有畢僕嫖院等事，此本當刊於乾隆四十六年以前。嘉慶俞正峯本即從X本出，相差無幾；道光周陸鶴評本則用的是俞本的輪廓。

二、乾隆四十六年周殊士本出，刪去畢僕嫖院等事，改以邱六橋劫塔當塔等。（以後咸同光緒本均不能出此範圍。）稍後珍珠塔傳奇亦本此。

三、道光間有人為了時調難唱，便改編了一種簡略的七字彈詞本。又有一種七字唱本。
四、光緒間周本加上了馬如飛的開篇，珍珠塔便算是馬如飛著的了。

第四章　倭袍傳

一

倭袍傳彈詞不知誰作，文筆尙佳。其寫作年代當在淸嘉慶十四年以後，因爲這部書中提到陳遇乾說白蛇傳，而陳氏的白蛇傳是嘉慶十四年出版的。又，倭袍傳的出現，至遲當在同治七年以前，因爲此時江蘇巡撫丁日昌的禁書目錄裏已經有倭袍這部書名了。（據譚瀛室筆記，中國小說史料面一八三）就彈唱的情形來說，則同治初年，王石泉已以倭袍擅長。（淸稗類鈔）所以我們把倭袍看作嘉道咸同（一八〇九——一八六八）這六十年間的作品，大約是不會錯的。

倭袍傳第五十二回記白蛇傳的彈唱情形云：

「只見一座茶坊上寫着張夢高先生說唱白蛇傳，不免我們呷杯茶吓。（唱）齊來書座看端

的。廳中長櫈層層佈，桌上泡來好茶葉。高臺卻是先生坐，只見他短短身材面對西。衣巾略靜原無俗，口上微微幾縷鬚。坐次已經人到足，輕彈絃子把白來提。（西江月後唱唐書）……（雜）住朵。先生，佢個白蛇傳是陳遇乾先生傳授個，要記得文雅點。……（撥絃介）拿個隻絕嫩個笋尖個手拉胡琴邊浪搔仔介兩搔。（雜）好朵。個個手法末是陳大個嫡傳。」

這一節既可考見彈詞彈唱的情形，又可推證倭袍的年代，實是極有用的。

二

倭袍傳凡一百回，實是兩個故事湊合而成的；一個是唐家倭袍的故事，一個是刁劉氏與王文的戀愛故事。約各佔一半。大略分來，首三回是唐刁合傳，從第四回遊園到第二十七回窺浴不妨說是專記刁氏的，雖然第七八、九、十回也有唐氏在內。從第二十八回識父到第五十四回劫斬是記唐氏的。從第五十五回閨訴到第八十回還陽又是記刁氏的。從第八十一回山遇起，把刁氏撇開，直到終卷，便都是記唐氏的了。主要的情節很簡單，關於唐氏的只是唐家有欽賜倭袍一件，張德龍借袍

不遂，便在正德帝前設計陷害，將唐家抄斬，僅三數人獲免，終於大報仇：這使人很自然的想起嚴嵩父子爲了清明上河圖陷害王忬王世貞父子的事情來。或許這情節是從一捧雪蛻化而出的吧？關於刁氏的只是刁南樓出外宿娼，數月不歸。妻劉氏私通其鄰友王文。南樓於端午後一日歸，婢玉蘭（亦與王文私通者）送饅首，南樓食之，卽中毒死。妾及僕王六告發，刁劉氏及婢均處死刑。刁劉氏騎木驢子遊四門唱春（第七十五回）是有名的場面。

倭袍傳極善於處境(Situation)。如王文思念刁劉氏是在雨天，夢醒時聽見淅淅零零的雨聲。（第十二回雨夢）王文刁劉氏入獄，獄中有蕭王堂，氣象陰森，似有蛛網密佈，蝙蝠來往。（第六十七回許探）至於抒情的詩句也是俯拾卽是的——總之，作者不是庸手。

三

倭袍傳既是刁唐兩家的故事，因此從倭袍傳改編的傳奇也就有了兩個：從刁氏故事（書場上稱爲刁家書）改編的名叫南樓傳，從唐氏故事（書場上稱爲唐家書）改編的名叫倭袍記。

南樓傳曾由仙霓社上演。懷寧曹氏也藏有底本，共十九齣，今歸上海涵芬樓。與彈詞稍有不同。例如：一、倭袍傳作童文正，南樓傳作童侃；二、倭袍傳無刁南樓中毒後賜死玉蘭事，南樓傳有之，因此後來綁赴法場的便只有春蘭、夏蘭、蕙蘭三婢了。三、倭袍傳無刁南樓托夢給毛龍事，南樓傳則有之。

現在比較倭袍傳和南樓傳曹本與仙霓社本的齣目如下：

倭袍傳	曹本南樓傳	仙霓本南樓傳
	1 賜麟	
7.結義	2.貿行	
	3.結盟	1.結義
11.品簫	4.聽琴	3.聽琴
10.落院	5.鬧院	2.燥院
14.通情	6.私會	4.園會
15.規夫	7.勸夫	5.寄柬 6.請醫
20.送符	8.算賬	7.露情
21.柳亭 22.服毒	9.服毒	8.歸家 9.服毒
	10.托夢	10.夢訴 11.舟訴
56.茶訪 57.詐弔	11.私弔	12.私弔 13.寫狀
58.寫狀	12.後弔	14.官弔
64.審問	13.廟審	15.廟審 16.騙供
66.前探	14.前探	17.探監
67.許探	15.遣婆	18.許探
72.後探	16.後探	
74.處決 75.遊門	17.判斬	19.遊唱
77.斬刁	18.斬刁	20.斬刁
	19.旌圓	

南樓傳中重要的四齣；聽琴、團會、服毒和斬刁並收入於崑曲大全第三集第四本中。邵茗生的岑齋讀曲記（劇學月刊四卷八期）也曾爲南樓傳寫過提要。

倭袍記今藏於綴玉軒，凡三十一齣，與倭袍傳大有不同。傳惜華綴玉軒藏曲志敍其家門云：

「世代忠良遭讒臣誑奏，一門起殃。堪憐弱息，潛奔他鄉。幼子被獲，綁赴雲陽。賴聖母搭救，濟渡舟航。汴京城埋名隱姓，夫婦受悽惶。誰知忽禍事，配邊關。兄妹成行同戮力招安海寇，整肅朝綱。欽賜完姻鸞鳳，共沐恩光。」

倭袍記把倭袍傳中的故事都簡單化了。許多繁複的情節都已刪去。本來唐雲卿是有妻子的，柳飛龍只是他的妾本來是妓女，但此處卻把柳飛龍當作唐雲卿正式的妻子，於是唐雲卿狎妓的行爲便被去掉了。本來是雲卿妹爲盜劫法場的，但此處卻改爲聖母搭救，這樣，唐家不忠的行爲也去掉了。宮闈穢亂的事在戲曲中也一筆鈎消。家門中有圈之處都是特別不同的。

倭袍還有開篇，南樓傳書中樂收有遇唐、搶妓、端陽、拾書、出京、船訪、私弔、寫狀、傳諭、捉文、遇僕、說情、官弔、告狀、審案、覆旨、審文、踏勘、定罪、斬刁等二十篇。

（跋）阿英兄借閱康維城調原本倭袍傳，查其版式，確係道光版本，可證我的推測不錯。該原本僅八十四回，共十二册，與百回本不同；且第二册以下均另有標題，作鬧勾闌、想思琴、天中景、陰陽珠、錦江亭、訪金蘭、歎西樓、節善坊、醉英雄、仙桃會、賜榮華云。

又，據畢樹棠淫詞小說書目所開，丁日昌所禁小調，亦有由倭袍改編的，爲王文賞月，王文聽琴、劉氏思春、毛龍訪兄茶坊、捉文密拿欽台等。又紹興戲中亦有倭袍，見戲海。

第五章　雙珠鳳

一

雙珠鳳有同治癸亥（即同治二年，西曆一八六三）刊本，凡十二册，每面十一行，每行二十一字，刻工甚劣。卷首插圖二十四幅也粗劣不堪。有海上一葉道人序。序中云：「雙珠鳳一書，本屬名人彈唱，久已膾炙人口；近又得名家鑒定。」觀此可知雙珠鳳的形成要比一八六三年早得多。

這部彈詞的精華似在前十八回；而前十八回的精華似又在第四回絕慾。除了這一回外，似均不脫前人窠臼。如賣身投靠近於三笑姻緣，私弔寫狀近於倭袍傳，遇盜救美近於珍珠塔。前十八回之所以好，是由於寫得輕盈可愛，可算是一齣別致的戀愛小喜劇。

雙珠鳳一名的來源是由於文必正愛霍定金而霍定金曾遺失一隻珠鳳，爲必正拾得；必正遇

盜被救，恩主李春芳的女兒也名叫珠鳳；後來她們倆都嫁給文必正，霍定金又湊成珠鳳一對。

據王韜的韜園筆記上所說，可知「雙珠鳳與描金鳳」是同治時校書最流行的南詞。

二

雙珠鳳裏有民間文學的材料保存着。例如第十三回慶壽，文必正寫詩一首，每寫一句停頓一下，全首云「這位夫人不是人，西池王母下凡塵。生成兒子多爲賊，偸得蟠桃獻母親。」這是流傳民間的故事，知道的人很多，只是寫詩的人是某君，不是文必正罷了。

第四十三回唱歌裏有許多山歌，大部分是情歌，其中還有一些是猥褻的。現在把較純正的錄幾首在下面：

(1)靑紗帳子沒亮攸子個攸，郎勒姐里睏一頭。靑絲個細髮沒批勒朵郎肩浪，好像雙林人勒朵買包頭。

(2)一位個姐妮沒生來戥子是個能，周身纔是假星星。本勒故個硬殼個烏居沒關住是個子，

勿見銀子勿開心。

（3）一位里個姐妮沒生子黑搭子個麻，混名叫做繡球花。情郎一見迷迷是介笑，小阿儂娘說道：「郎呵，吾勿笑我個天生豆子疤。」

（4）一年去子末一年子個來，又見梅花帶雪開。雪野消來梅花野了個謝，謝落子梅花白了個苔。

惜手頭無吳歌甲集、吳歌乙集，未知其中有無著錄也。

三

雙珠鳳也有崑曲，姚梅伯今樂考證著錄。還有皮黃戲，戲考中錄有三齣：第七冊有賣身投靠，第二十冊有送花樓會，第二十二冊有堂樓詳夢。說白多用蘇白，惟送花樓會用京白，與其他二齣不同。賣身投靠中有吹腔，也與另二齣用西皮搖板者不同。

據賣身投靠案語云：「近十年來，新增出一種界於新舊間之舊小說新戲，頗足聳動人，如珍珠

塔、描金鳳、玉蜻蜓之類是也。」查戲考第七册約初版於民元，那末雙珠鳳京戲的編成時代該是光緒二十八年（一九〇二）左右了。

四

雙珠鳳在描金鳳中曾改爲開篇，可見雙珠鳳的寫作年代在描金鳳以前。描金鳳（亦有崑劇）中的雙珠鳳開篇計下列四回，：即第十八回拾鳳，第十九回見倪阿鳳，第二十回送花，以及第二十一回樓會。描金鳳四十六回，每回前面都有開篇。（惟第九回前無之，或係漏刻。）其中以取材於綴白裘一集者爲最多，（指乾隆二十九年錢沛思刊本綴白裘初集，全稱爲時興雅調綴白裘新集初編，金閶寶仁堂梓行，與今本不同。）計下列二十六回，佔全書大半：

第三回　鳴鳳記、寫本。

第四回　後尋親、府塲。

第五回　爛柯山、逼休。

第六回　千金記、追信。

第七回　千金記、別姬。

第八回　琵琶記、辭朝。

第十六回　琵琶記、盤夫。

第二十五、六回　牧羊記、望鄉。

第二十七、八回　三國志、單刀。

第二十九、三十回　占花魁、勸裝。

第三十一回　牡丹亭、拾畫。

第三十二至三十六回　永團圓五齣。

第三十七回　尋親記、飯店。

第三十八、九回　尋親記、茶坊。

第四十一回　焚香記、陽告。

第四十二回　一捧雪、搜盃。

第四十三回　一捧雪、刺湯。

第四十四回　荆釵記、參相。

此外取材於倭袍傳的有第十回服毒(22、)第十三回七夕(73、)第十四回思唐(6、)第十五回陰會(78、)第二十四回琴心(5、)以及第四十回規夫(15。)其餘七回則爲時事開篇之類，與古代故事無關。

描金鳳遠不及雙珠鳳，在趣味上說，描金鳳是沒有什麼可以令人擊節之處的。描金鳳所引崑曲不出初印本綴白裘初集，可見描金鳳有刊於乾隆二十九年或三十年的可能，因爲三十年又有綴白裘二集出世，描金鳳中並無取材，否則似不會遺而不取的。何況刊刻地就是彈詞發祥地的蘇州呢！由此更可推測，因描金鳳中引到雙珠鳳，雙珠鳳也許在乾隆二十九年以前就有了。

第十八章　玉蜻蜓

一

玉蜻蜓在說唱「小書」中是比較上別開生面的。以我的評衡來說，此書的結構和技巧，當在雙珠鳳之上，描金鳳望塵莫及，更不用說是文武香球了。

此書優點在於對話，針鋒相對，雙關成趣。情節很是簡單，只是申貴升在尼庵中與志貞暱，以怯症死，生下兒子元宰，為徐姓拾去，後來中了狀元。

維繫讀者興味線的，是前傳第五回遊庵和後傳第十回認母。遊庵的對話有云：

「普傳莫非就是普濟之普，傳乃傳宗接代之傳？」

「非也。普乃普賢之普，禪乃禪機之禪。」

「呀！三太，爲何叫做便術？」

「我們出家人以方便爲本，故而便字打頭。」

「呀！呀！呀呀是了。若能三太行方便，小生就死也甘心。三太，這一會是什麼菩薩？」

「大爺，還是彌勒佛呀。」

「三太，這是迷人之迷，還是迷戀之迷，還是三太之迷？」

類此者層出不窮，不暇備舉。後來元宰看見了他的父親的遺像，問是誰人，志貞掩飾說是呂洞賓，元宰便調侃她道：

「他剃去烏髮何緣故，其中必有另情端。龍泉失卻何方去，何以今朝到此間？」（後傳認母）

貴升妻子曾三次搜庵，第一次貴升裝作泥菩薩，（前傳第十回搜庵）第二次藏在鼓裏，（第十五回二搜）第三次藏在屋樑上。貴升聽見他的妻子哭泣，不禁也落下淚來，滴在丫頭手掌上，尼姑詭說是鼠尿，貴升的妻子便命從人把天花板拆下。讀者看到此處，代揑一把汗，以爲貴升一定要被搜出了，誰知剛在拆卸時，果聞鼠鬧聲，便不再拆卸下去。（第十七回三搜）這三回也是頗爲緊張而

使人感到興味的。

二

雖然玉蜻蜓有幾回是另闢蹊徑的，究竟也有些是將前人著作改頭換面的。主要的人物申元宰據說就是申時行。按，申時行明史卷二一八有傳，確是「嘉靖四十一年進士第一。」但據玉蜻蜓第二十四回祭奠所說，申貴升是嘉靖十七年死的，這年申元宰生出。又據後傳第十二回關庵，元宰只得十五歲。第十六回榮魁，元宰中了狀元，恰是關庵事後的次年，此時元宰是十六歲，此年乃嘉靖三十二年，與正史所說相差九年。申時行是否尼姑的兒子，別無考據；他是否徐姓的繼子，也不得而知；惟知其「與尚書徐學謨暱」而已。

少男與尼姑的戀愛，在小說和戲劇上是太多了。如醒世恒言第十五卷赫大卿遺恨鴛鴦縧便寫的是赫大卿在尼庵得怯症亡故，並不曾留下遺腹子。聽雨軒贅記則寫朱綺園在尼庵與慧音在

牀上俱死。拍案驚奇卷三十四聞人生野戰翠浮庵靜觀尼晝錦黃沙衖則寫男女主角均未死，且均身貴，結果算是最好的。——這些對於玉蜻蜓，怕都有一些影響吧？

他如沈君卿遇呂翁，小說中有陳大郎的故事；沈君卿掘藏取材於雲間董閬石的蓴鄉贅筆：知者甚多。至於第五回遊庵中的一節：

「（唱）明明兩字是南無，偏吟白字說那麼。（白）大爺，貧尼也怪你們讀書人，好好的一命「於戲前王不忘，」偏偏的要讀他「嗚呼前王不忘。」（唱）大爺若是嗚呼了，小尼也好念那麼。」

是笑林廣記上取材下來的，更是盡人皆知了。

後傳第十五回店會當是摹仿尋親記的第六回慶壽也提到演周瑞隆旅店尋父，可見作者受此劇影響之深。

三